

怨心悔
覺醒
控訴

印編店書北東

怨 覺 控
悔 醒 訴

東 北 書 店 編 印

目 錄

- 美裝「國軍」之謎……………(一)
- 頑軍的形形色色(一)……………(五)
- 頑軍的形形色色(二)……………(九)
- 控訴……………(一四)
- 蔣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一六)
- 從懷疑到相信……………(一九)
- 蔣軍中的女兵……………(二三)
- 第二次……………(二五)
- 從蔣軍士兵的『歌謠』中看國民黨的軍隊……………(二九)
- 黑暗腐敗的軍隊……………(三九)
- 我要和蔣介石算賬……………(四一)
- 一個俘虜的懺悔……………(四七)

- 一個空軍轟炸手的控訴……………(五〇)
- 一個新一軍逃兵的自述……………(五三)
- 一個被俘蔣軍連長的轉變……………(五七)
- 從地獄到天堂……………(六一)
- 懷念與懺悔……………(六四)
- 逃出閻王殿……………(六六)
- 我的遭遇……………(七一)
- 我逃出鬼窟……………(七三)
- 何日見親人……………(七五)
- 奴才不好當……………(八七)
- 『確也是真理』……………(九二)
- 『前途沒有希望』……………(九五)
- 斷腸思家路遠遙……………(九八)
- 蔣記新一軍的腐敗內幕……………(一〇一)
- 蔣軍遺屍上的家信……………(一〇三)
- 松花江畔的南國情書……………(一〇五)

帶血的家書.....(一一〇)

腸斷江南一紙書.....(一一六)

「憑君寄語報平安」.....(一一八)

怨悔，覺醒控訴

美裝「國軍」之謎

勞 蘭

——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士兵訪問報告——

在日本投降半年之後，即今年（按：一九四六年）二月，原在緬甸的國民黨「遠征軍」，調到了上海，士兵們早就聽說要領個「勝利餉」就退伍回家的，但是他們得到的不是什麼「勝利餉」，只是一次的改編。其中一部份變爲七十一軍的部屬。回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爲在他們新編的部隊中，有許多人是新抓來的商人，工人和學生，由滇西開始一路上逃竄的缺額被補充起來，而沒有任何一點要讓那些老兵回家的徵候。崗哨已經不由士兵擔任，他們被幽禁在營房裏。外面由連長守衛，營長巡查，雖然守衛和巡查的長官自己可以棄職遁逃，但是士兵們確是毫無行動自由了。

有一天，長官叫他們把舊軍裝完全脫掉，從裏到外，都換成嶄新的美國服裝，這種服裝好看、結實、特別樣數齊備，只講一套帽子，就各式各樣共有五頂——軍帽、絨帽、睡帽、雨帽和鋼盔。只是在一向缺少福氣的國民黨士兵說來，難免太嫌累贅。因爲除此以外，再加上美式裝備，每個兵全身負

荷的重量，都在八十斤以上。這樣的部隊，在裝備他們的人看來，自然認為是無比的『精銳』，而會昂然自得的吧？然而兵士們呢？却只能忍受着外國裝備帶來的苦惱，開始又一次『蠢笨的』猜測：

『爲什麼換上美國服裝呢？是我們抗戰八年有功，盟國對我們的獎賞吧？是美國人賠償我們的損失？不，也許是另外有什麼緣故……。』但是軍官們沒有什麼解釋，他們一向是出謎題不揭謎底；有時連廉價的欺騙都不付出，而讓兵士們自己欺騙自己。按照兵士們的說話，現在的國民黨軍官幾乎是清一色是什麼什麼軍校的『同學』，他們通統是『畢業的』，他們學習得很成功。

世界上沒有無底之謎，不過有時謎要等事實的演進去揭破它。那麼，接着就是——

街上是武裝的美軍崗哨，荷槍實彈，大約每一百步就有一個。美裝的中國兵，沿着戒備的馬路走向三里之外的碼頭。美國兵船停泊在碼頭。兵們被命令解除武裝。通過美國兵的監視目光，一個跟隨一個上船。等到最後一個上了甲板，兵船和陸地接連的搭板就被立刻撤掉了。現在，可以說人們是在海洋中了，雖然只是由於抽掉了幾塊搭板，官長們讓兵士進入船艙，找到自己的位置，卸下沉重的背包，然後輕鬆的對他們說：『現在你們可以自由了！』

的確，『現在可以自由了』。船在海裏有它的自由；解除了武裝的兵士，在武裝的美國兵警衛的輪船上，有了他們的『自由』。在這裏補充一點說明：在兩個月之前，同一港口駛出了頭一批海運部隊，裝載的是十三軍的兵士，那時他們有一點真正的自由；他們和船上的美國人同樣，手裏有槍，他們曾經運用過這一點『自由』，因爲要求吃到應吃的東西，用他們手裏的槍，威脅過船上的美國人；美國人改善了他們的供給，但從中間得到了教訓。因此，這次裝載就不能再是帶槍的中國兵，只在

塞皇島登陸時，才打開鎖着的倉庫，把衝鋒槍和其他武器，交還每個下船的士兵。在充分猜測的自由裏，他們想過：漂洋過海啦！到那裏去呢？他們個個擔憂會死在番邦異土，永遠不得再回中國。聰明一些的想到過：一定是美國借兵啦，却沒有人想到他們真正的命運。他們想不到這是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撥兵故事。

不管怎樣，船是在大海裏開動了。家在雲、貴、川、陝、湘、鄂諸省的兵們，第一次在海洋中飄蕩，——雖然他們有的走過怒山的崎嶇險道，有的吸够了貴州山林的瘴氣，有的經受過討厭的北緯二十幾度的熱帶氣候。第一天的航程平靜的過去了，第二天就進入了險惡的風浪，輪船開始像一隻樹葉似的動蕩，越蕩越厲害。在船艙的底層，兵們一個挨一個的躺着，混濁的空氣凝膠一樣的灌滿了閉塞的艙筒。這樣像一隻大的沙汀魚罐頭，不同的是那些擠緊的沙汀魚沒有死去，有時還在蠕動。有的蠕動得久了，會站起來，蹣跚的走動，沿着扶梯活動到甲板口上，他們暈船，在甲板上吐，或者想讓海風吹吹，清醒一下。但是海風和甲板，是由美國兵獨佔的。美國兵舉起槍托，對着要上去的中國士兵，用美國話大叫：

GET AWAY (滾開)——

中國士兵發怒，對着美國兵罵娘，官長來了，威風的吼着：『回去！回去！』

兵們質問官長，同時也是質問美國人：『吐都不能吐嗎……』

官長這時却忽然不像剛才那樣暴躁，他柔和的說：『忍着點吧，人家是友軍，幫助咱們的。』這樣的話，兵是不解的，可是既然受到了雙重的阻止，也就是只好鑽回悶氣的艙子裏去。

人滿着，沒有地方能吐，除非吐在別人的身上。

四天四夜，停泊了，下船。這時人們知道：地方是秦皇島。雖然是遙遠的北方了，却畢竟不是猜想的番邦異土。這難道算做不幸中的幸運嗎？

不，他們立刻被裝上火車；開出山海關，被騙上內戰的戰場。

大量的廉價欺騙來的士兵從秦皇島一直拋到四平街西南的大窪。官員們告訴士兵們：要把美國衣服穿好。『東北老百姓十四年沒見過國軍了，樣子要整齊一點。』他們說過：『我們是到東北來接收的，這裏沒有什麼仗打。』他們說過：『越往北走越好，前面什麼都有。』他們甚至告訴士兵們：前面的什麼地方，有二十塊錢一斤的金子。可是，東北人民十四年所期望的，竟是這樣的美裝的『國軍』嗎？士兵們的生命，竟會像『二十塊錢一斤的金子嗎』一樣便宜的替反動派野心家去做賭博資本嗎？世界上的騙子們，竟能有一個最終不被揭穿嗎？當然一切都不。

在罪惡的戰鬥命令要下達時，士兵們的笨重裝具就都被收繳了，騙人的口調也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次他們說：『前面大鼻子不讓接收（他們這樣稱呼和污蔑東北人民偉大的盟友蘇聯紅軍），還有土匪搗亂，我們要打大鼻子和土匪。』可是士兵們從老百姓的口裏知道，前面的蘇聯紅軍早已撤走，而他們是在不休止的追迫着節節退讓的民主聯軍。

四月十五日，七十一軍的一千多個士兵在大窪放下了武器，來到了民主聯軍。他們現在真正的自由了。他們不放鬆一個機會，盡情傾吐他們心的一切。他們說：『現在什麼都明白了。』的確，他們把一切說明得那樣清楚。

（四月二十八日於鄭家屯）

頑軍的形形色色 (一)

曉旭·兆德

永別了

十三號，頑軍在西八家子同民主聯軍撞了一下，死傷六七十，還有一些傷兵沒有來得急弄下來。十四號下午，頑軍二六五團二營營長向他們的團長報告：『秀水河子以南，以北，都發現大批民主聯軍在運動部隊，已經形成對秀水河子的包圍。』團長看完報告，憤憤的罵道：『媽的，又拿我們當犧牲品。』隨即發電報給師部和軍部，要求趕快派部隊來增援。接着又自言自語的說：『這次二六六團的元氣，一年也恢復不過來。』

攻擊秀水河子的砲聲轟響了，二六六團團長像熱鍋上的螞蟻，不但對『勝利』毫無把握，而且對『支持』也失掉了信心和鎮靜，一會一個電報，一會一個電報的發出去，向他們師部報告着：『民主聯軍攻佔了秀水河子以南的村莊數個……』『民主聯軍離秀水河子還有一二里地……』『民主聯軍已接近秀水河子』『民主聯軍已開始向秀水河子進攻……』

隨着戰鬥的激烈開展，團長要求增援的電報也由『趕快』『急速』『火速』以至於『萬萬火速』了。一開始，還在阜新的師長（八十九師）回電說：『你們堅持打，副師長已帶隊伍增援……』接着又來電說：『你們沉着應戰，增援部隊馬上就到……』陳團長驚懼不安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據

兵一來馬上有辦法了。

四週的槍聲響的更加激烈了，可怕的喊殺聲，已從南北兩面壓了過來，突然從電台的收報機裏收到了好像宣佈死刑的似的來電：『增援部隊已被民主聯軍阻住不能前進，你們沉着堅持。』完了！完了！民主聯軍衝上來了，團長悲慘的戰慄的發出他最後的一個電報：『無法支持，永別了！』

於是團長便不見了。

最後的一瞥。

在秀水河子一同被殲滅的頑軍二六五團一個營那天從彰武縣出發時，他們的團長訓話說：『你們知道出發幹啥去？』弟兄們回答不知道。團長接着說：『你們去剿匪，打了勝仗回來，我還有犒賞，如果打不好仗，連坐法決不留情，當心腦袋。』最後他還來一個閱兵式，命令隊伍在他面前走一個步子給他看，末了，他說：『我送送你們！』於是騎上大馬，爬到一個山頂上，神氣活現的喊着：『等着你們凱旋而歸。』這位團長老爺當時大概就沒有想到，這次閱兵，竟成了最後的一瞥。

攻擊軍供給軍

頑十三軍在國民黨軍裏比較起來，是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他們被稱爲『攻擊軍』，表示十三軍打仗都是在前面擔任攻擊的。

有一次我們一個同志向一個放下武器的軍官解釋說：『在關裏你們的軍隊向我們進攻，不但討不

到便宜，反而打一次，補充我們一次槍砲彈藥。所以我們稱頑軍爲「供給軍。」

當時這個軍官聽誤會了，很高興的接著說：「對呀，」我們十三軍就是「攻擊軍」呀！我們的同志隨即對他說明：如果十三軍再打民主聯軍的話，「攻擊軍」的名字就不恰當了。他也和關裏的國民黨同一個代號，統稱爲「供給軍。」

我早知道

八十九師師部運輸連連長陳東平說：「我早知道，八十九師今年要倒大霉，過陽曆年，元旦那天早上揚旗，旗昇到半中腰，猛然的降落下來，當時操場上的隊伍很驚奇，師長也帶不快的精神對大家說：「弟兄們，旗降下來不要奇怪，八十九師是不會打敗仗的（？）」以後就隊伍解散了。據說從前于學忠在山東，把司令部安在郭寨，有一天于學忠心血來潮，一想：我這于（魚）弄到郭（鍋）裏來了，大大的不吉利。果不其然，于學忠在山東烤的乾乾淨淨。」

他又說：「這次來打你們，飯又沒有煮熟，我就知道兇多吉少。」

（國民黨在政治上不但欺騙士兵，就是一般中下級的幹部，也是糊裏糊塗的，封建迷信的思想，充滿了他們的腦子，由這故事可見一斑。）

東北杜聿明票

這是頑軍內部普通流傳的一個故事。

來關外的國民黨軍，帶來都是五百、一千等大頭「中央票」，但是杜聿明命令：「凡在中央票

上，沒有「東北杜聿明」字樣的，一概不准用。』可是，「長官部」的「中央票」都打了「東北杜聿明」字樣，而部隊裏却没有打，因此，部隊裏輿論紛紛，大家不滿。

杜長官的數學真好

連長×：『喂！老陳，這次長官部替我們買的毛衣線，價錢是怎麼弄的，每件偏巧就是三千五百二十五元三角三分五嗎？』

連長×：『我們杜長官數學真好，一件衣裳整頭整腦幾個錢，他怕你說措油，真的這麼細小，叫你好相信呀！』

乖乖！杜長官不知要規定多少

十三軍的某士兵問文書：『你造的花名冊子上，怎麼有的人名，我們連裏就沒有這個人？』
文書說：『你裝什麼？這不是上面規定的，連長三個空名子嗎？』

士兵低聲說：『乖乖，連長就規定三個空名子，杜長官不知要規定多少？』

美國槍比花錢買還貴

十三軍的士兵都莫明其妙的議論着：『美國人爲什麼好呢？送給我們這麼多的大砲機關槍。』他們的八十九師師長不知怎麼透了一句老實話，向士兵們說道：『美國是不壞，可是弟兄們要知道，他不是白白送給我們的，比花錢買的還貴呀，他現在中國發大批洋財！』

頑軍的形形色色

『杜長官險遭被俘』

編者按：我軍四月八日收復康平之役，繳獲該偽縣長遺留之信函一件。該信箋係八十七師二六一團軍需組用箋，內中供稱民主聯軍三下江南之役，杜聿明及蔣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在德惠險遭俘獲，僅以身免，蔣軍死傷慘重，被俘極多。該寫信人並透露出濃厚的厭戰懼戰情緒，想隨該縣長過幾天『安靜生活』。由此也可見蔣軍士氣一斑了。原函如下：

鈞公縣座鈞鑒：

違教數載殊深渴念 敬維

福體康泰 公私迪吉是頌。前函諒蒙

察閱，部隊於二月二十四日出發開長春，全師在長集結後，二十八日往德惠挺進，將敵擊潰。三月八日匪（按指我軍，下同。）調十個師三個砲兵團兵力包圍我軍兩師血戰二晝夜，我軍不持於十一日夜退却，職隨全軍輜重白天向農安轉進，行至是夜十二時許，被匪擊散，被俘百餘人，傷亡五十餘人，大軍損失百餘輛，職在生死線上逃出，險遭被俘，雙手凍破苦不堪言。此次戰役較過去抗日激烈尤甚，杜長官親臨德惠前線指揮，亦於十一日夜退出，險遭被俘，隨行衛士三名被擊斃，上校軍需一名被俘，汽車被擊壞，杜長官換車逃出。陳軍長（按即陳明仁）亦險遭被俘，轉進時敵人陡擊副官處，

辛處長率部隊衝擊陣亡，軍長衝出重圍退至農安固守。師謝課長本臻被俘後逃出。八八師陣亡團長一員，被俘團長一名，該師傷亡過半。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德惠農安均在匪軍包圍中，砲火甚爲激烈。後十三軍來到，才將德惠農安改（解）圍，匪軍往西北潰退，現部隊集結農安待命開後方整理補充。此次德惠農安兩戰役人馬屍體遍野，目不忍睹。此次部隊下去整理，職決心長假追隨我公，過幾天安靜生活，現敵人退松花江北岸，無什戰況。師暫擔任農安城防，候防部隊到後，即開原防地遼源，前方情形若此，別無善陳。

肅此 敬請

鈞安

職 張永治 三月二十一日

鄧世松大叫命苦

解放樺甸之我軍進入樺甸城，在蔣軍副師長兼蔣記樺甸縣長鄧世松的住室中，拾得一封鄧世松給蔣軍六十軍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孚的信，這封信是對好了的，只等着寄。可是民主聯軍的進攻太神速，蔣軍逃跑的又大匆忙，就是副師長兼縣長在逃跑時，也都顧不得帶上這輕輕的一封信，不僅現出了他自己的狼狽像，而且透露了蔣軍的內幕。茲錄該信原文如下：

羽仙師長吾兄賜鑒：

來信收到後理應早日作覆，無奈（匪）又發動夏季攻勢，弄得手忙腳亂的來應付這「奸匪」之擾害。自本月二十六日磐石時局轉劣（我軍於該日解放磐石），樺邑國軍全部西開（六十軍的一個團，現該團已全部被俘。）更加有所傷腦筋，人民惶恐異常（惶恐的是鄧世松），快快不安，全靠這破銅爛鐵裝備的保安大隊。昨晚（匪）軍由東迫近五華里之城郊，槍砲隆隆，更使人民驚恐（其實是

蔣家軍驚恐）。我只有冒險的令保安隊出擊，至翌日午前（他自己安慰自己）好轉，向省府請示，未得理會（梁華盛也正手忙腳亂）。唉！只有聽其自然而已矣！磐石情況不明，感受西邊威脅甚大，如不東竄，或不造成大問題，否則會不堪收拾！敵內等（小老婆）仍在禱也，這樣的行政實難幹，感覺又是煩了，在（再）也不願幹下去了（實在駭怕了）。每天晚上守着電話外，還要至防守地查察，我真係苦命！現彈藥亦受限制，稟請不下，奈何（蔣介石亦正無可奈何），吾兄從辦之件——貂皮，吉林只有兩件，每件需流通券六十萬元以上，狐皮稍賤，好的亦需二十餘萬元，毛還不長，如要，弟當然照辦（在兵臨城下之危，還忘不了賄賂上級）。

我的喪假亦受「匪」之牽連未准（蔣介石內戰牽連），只有待時局好轉，若准，弟還想來師一轉，否則定電告見。我是苦命！家母之命更苦！不能送終，而安葬還受波折。弟在母師帶來之人，均係爲討老婆而來的（蔣家官員本色），沒有真幫忙的。此次經驗教訓，人確不要分東西南北（蔣介石就是要排除你們，要叫嫡系與雜牌分東西南北）。現時許多地方表現，也無需弟詳說，兄定瞭解。因今天稍息中，提起筆作簡單的報告。不贅。敬覆動安

弟世松五、二十九

『我只去享快樂』

敵新一軍三十八師一二團於五月二十一日被繳後，在該團團長張潔之的尸身上搜到一本『袖珍自由日記』，上面記載了他自今年一月五日至三月十九日的生活，它暴露了蔣軍在我軍威力下的畏縮狼狽，蔣軍士兵紀律鬆弛，官長荒淫無恥。

蔣記新一軍自從嚐到了人民軍隊的屢次打擊後，驕傲自大的思想就一變而爲狼狽萬狀，張潔之在

一月九日就這樣寫道：『……赴前線連絡，官兵散漫零亂不堪，其狼狽之狀實所罕見……夜來思本師此次王部（按指一二三團王東籬部）所遭不幸，實因力量單薄，此後責任繫於本部。』接着，二月份我又在城子街完全殲滅了新一軍三十師八十九團，對他的教訓就更深刻了，三月五日他寫道：『據老百姓言，此次『匪』南犯，早十日前即以少數部隊分路集結，乘我未備即猛勇攻擊城子街，曾團（按指八十九團曾琪部）覆沒，九台土門嶺河灣子被破壞，此種戰法實爲其情報工作及封鎖消息高明所致。』他於二月十七日晚會赴公宴，席間有人問：『爲什麼一匪軍一如是猖狂，且能集中整訓，而我則大軍散處，疲於奔命是何理由？』他自己答道：『說來簡單，我只去享快樂，不思上進，而一匪軍』却正在挖空心思打算，其宣傳亦極得民心，戰法天天進步，我大官們吃飽了過太平日子，『匪軍』士兵一個抵一個，原因就在這點。』關於蔣軍官打兵及無紀律的事，他亦暴露了『四月五日晨起巡視，第一連連長臥而不起，士兵則無禮貌，痛恨之餘，飽以老拳。』『二月二十三日晚巡駐地，見官兵聚賭深爲痛恨，將賭具賭款官兵均關禁閉』，可是這位已經四十多歲的團長他自己的『紀律』和生活就更加荒淫與無恥了，『一月十三日胡（按爲其情婦）來囑出具證明書，以便其他戶送柴草到家，這非軍人範圍內事，但不答應不好，還是答應了吧！』『二月三日午後將胡所託之證明，令車夫携往其家，並令接她來寓內晚餐。本日胡特別大方，同余用飯，酣醉始罷，胡去後，妻醋性大發，謂余有意於她……』『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後慧蘭（另一情婦）來談，一同晚餐，又醉，不禁情生，握手談心者良久。妻醋意時來監視，送她歸家後，妻與余大鬧一場』這位團長真是一天不要女人也不行。三月十九日出發與我部作戰時，他帶主力宿九台鄉，在日記上又自供：『夜來飲酒過多，性慾衝動，旅店內宿一女教員，致起淫心……』而強姦了人家。『四月四日接慧瓊（按：爲廣州一女學生）函謂非

常矛盾痛苦，此女生性聰慧，離粵經年，猶戀戀不捨，當覆函並寄二十萬作零用費。『四月七日與慧蘭同年餐，此女生性溫柔多情，嫁余問題，伊尚在考慮中』。這位團長還想討幾個小老婆，他家在四川有妻和子，在吉林也有妻和子。『四月二十日赴長應孫（按指孫立人）召見……十一時始會見畢，與伍吾各寬一日妓而寢。余所伴者名川津子，僅二十歲。』但他從長春回到團部，却就攙起架子對待部下，混身都是『紀律』了，對士兵與下級軍官就要『拳腳交加』，這位團長於五月十日奉命自吉林開拔全國到老爺嶺設營，一連幾天忙着巡視陣地，『並命各級努力加強工事』，及至被我軍將其駐地與吉林交通腰斬後，還認爲『本部官兵咸具戰心，嚴陣以待。』可是到了十八日就『奉令回吉林』。真不知上峯是如何指導。『在這樣山岳地帶，行動不易，糧彈亦無法攜帶，即便到吉，縱有人亦無糧彈，尚有何力量戰鬥？』他已經感到離開了這裏的高山和固有工事的危險了，然而十九日『電令又到暫不守原陣地，待命出擊』，當指示各部隊將不需物資埋存。而精神過敏者，却將糧彈裝具毀棄一部，真是太不沉着。』這位團長看到形勢不妙，於是二十日『出擊』了，誰知他們的命運就葬送在大山森林中。

控訴

賀安

——記八十八師傷兵的談話——

在市郊廣闊的平原上，我跟着二位年青的大夫，踏進了傷病療養所，這是一座學校剛改成的臨時醫院，從這棟灰白色的房子裏，曾經有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恢復健康，重新踏上戰場，曾經有從血泊的戰場上救護下來的將軍，獲得了生命。我經過手術室的門口，看見牆上用粉筆寫的『傷兵之家』。

張大夫領我走進了十二號病室，護士曹素蘭望着第六、八、十一的床位，低聲的告訴我：這裏有三個將軍傷兵是今天上午剛送來的，我走到第六號孔慶祥的床位，發現他還是一幅孩子的面龐，正睜開眼睛望着站在他旁邊的大夫，孔慶祥的眼角流出了淚水，用顫抖的聲音問：『我還有希望活嗎？』張大夫給他一個有希望的微笑，這意外的溫暖，使他抑止了傷口的疼痛，敘述着他被迫離家的慘景：『我是通遼縣人，頭年的臘月，我還只有十六歲，剛從親戚家拜年回來，一進到家，就看見六十五歲的考娘，跪在兩個穿灰軍服人的面前。根據我以往的經驗，以爲是派款子，把姑丈送給我們過年的兩萬五千塊錢變手交給那兩個軍人，我以爲這樣便萬事大吉，可是他們把我的錢揣在衣袋裏後，就三推兩拉的要我跟他們一同去。就這樣把我拖出了門，我是媽媽的獨子，我臨走時她口裏噴出來血水，倒

在門檻上，我糊裏糊塗的到了八十八師二〇二團機關槍連。」孔慶祥記憶起過去的悲痛，哭聲也越大，把頭埋在發給他的那床新被子裏，用孩子的聲音哭訴着說：「在家多好，打仗打的受了傷。」大夫掏出自己的手帕來給他擦乾了淚水，孔慶祥用手按住那纏帶包的傷口，捺住傷痛憤怒的訴說：「我們一個月發一千塊錢的餉，我到了八十八師幾個月，沒見到一個子，我聽見弟兄們說：我們的團長在長春瀋陽都有臨時太太，有的說團長把我們的餉請女戲子吃飯，營長在木溪湖開舖子，我們的餉到那裏去了誰也知道。弟兄們沒有一個不是背地罵長官的娘，官長們裝聾作啞，採取『你儘管罵，餉我不發』，我們這一連人早半個月以前就商量好了，如果調我們到戰場打八路，只要砲一響，全連就集體繳槍，真的，這一回」。孔慶祥臉上顯出了笑：「我們連上一百八十個兄弟，就自動當了俘虜，兄弟們上戰場時，路上低聲唱着我們自己編的歌：『拿着美國槍，打的是自家人，爲啥要打仗，長官也說不明，挨打受凍，還不保命，快去戰場當俘虜，投降總比死了好，活着不當奴隸兵……』孔慶祥帶着幸福的笑，意味深長的重覆了一遍：『投降總比死了好，活着不當奴隸兵。』接着提高了嗓子說：『我們受傷的俘虜和你們受傷的戰士都是一樣的待遇。』孔慶祥從旁邊椅子上拿出一包慰問袋，一雙新兵鞋。他用感激的眼光望着大夫說：『我收到你們發給我的糖，被子，鞋子，我的心就像針扎一樣的痛，我後悔爲什麼不早跑來。』大夫揩掉他額頭的汗，孔慶祥的眼淚滴在大夫的手裏。

蔣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

王向立

——記其胞弟危瑞燕連長的談話——

三月十一日，在靠山屯西南的韓家粉房，我軍俘虜了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二〇六團輸送連連長危瑞燕。他並沒有和我軍打什麼，很快的就放下了武器。在他到我軍後的第七天，他就寫了一個報告，裏面說道：

『……俘囚不能即時將兄靈運回，心中揣揣不安。貴軍於拉法戰役，將兄屍體送歸原部，俘囚受恩莫大，此次被解放，又受如此優待，寔有慚色。貴官若以愛子之心愛人，立即義釋，使俘囚送兄屍返里，將來決不忘貴軍之寬懷，尤更當激發天良，決不再替蔣介石個人利益奮鬥，而作有礙貴軍之反動工作，辜負責軍之宏恩。人恆有理智，又安能恩以惡報乎？貴黨以革命之真理，不惜犧牲與艱苦，而為整個人民鬪爭，我輩有智青年，莫不洞悉讚揚，暗祈貴黨早日成功，人民方可重見天日矣。……』

原來，這位危瑞燕連長，和我軍是有過這樣一段的歷史關係的：去年六月拉法之戰，我軍消滅了八十八師二六三團的兩個營，當時指揮二六三團作戰的團長危耀東，正是危瑞燕的胞兄。他在兩個營被殲之後，自己負了傷，他不明我軍的俘虜政策，以為早晚不免一死，就舉槍自殺了。他是在死得冤

狂，他不如他的弟弟聰明，如果他那時放下武器，他的生命在我軍保護和治療之下，是完全有保障的。但即使在他死了以後，我軍仍然待之以禮，用很好的棺木載着他的屍體，送回七十一軍去。

「那時我是在上海七十一軍的後方留守。」——當我訪問危瑞燕的時候，他告訴我：「一聽到我的哥哥犧牲的消息，我就到東北來。我到了長春。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們把我哥哥的屍首送回七十一軍以後，軍部很草率的把我的哥哥掩埋了，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樣。而且他們把我哥哥剩下的財物統統沒收了。我見了軍長陳明仁，我說要把我哥哥的屍首運回我的家鄉埋葬，他說：『就葬在這裏吧！我向上級請示，請他們撥款給你哥哥修一個很好的墳墓，鋼骨水泥的。』我說：『這樣也好。』可是報告上去以後，上級批下來，說什麼善後總部（名字我也記得不完全了）還未成立，等成立後才能酌情辦理，我很生氣。我想：我的哥哥是個團長，總算爲你們犧牲了，你們這樣對待他嗎？於是我又要求把我哥哥的屍首運回家去，他們說：『等到明年春天再去吧。』」

「你同意嗎？」我問他。

「不同意又怎麼樣？」他說：「我們只能够以長官的意見當作自己的意見的。當時我回答他說：『是，官長，這樣也很好。』誰知道到了春天又怎麼樣？」

「一個團長犧牲應該有十萬塊錢撫恤費。」他繼續說着：「我們家裏也領了撫恤表了，但錢一直沒有發下來。其是撫恤費光是說說吧了，誰也領不到的。要填表，要登記，要那個證明，要這個蓋章，手續麻煩，就算上面真的發下來，至少也要一年以上的時間。如果有錢人家，不要也就算了，貧苦人家這一年之內怎能過活呢？」停了一會，他接着說：「現在我家裏還有我的母親，嫂子，一個弟

弟和一個小妹妹，兩個大一點的妹妹已經出嫁了——家裏那麼多人，生活是很困難的。」

我問他爲什麼會到二六〇團當輸送連的連長。

他說：「過去我曾當過代理連長，副連長等職。在長春的時候，因爲不能很快的運我哥哥的屍體回去，他們就派我到輸送連。我想：去就去吧，混一個時期再說，不管怎樣，到了明年春天我還是要回家。但剛剛到了春天，我就被你們俘虜了，我想這一次一定可以回家了，可以嗎？」

他提出的是這一個要求，他說他曾經看過我軍的傳單，他也曾聽說過被我軍俘虜後放回去的人很多，他是了解我軍的俘虜政策的。

我很懷疑：對一個犧牲了的團長還如此無情的國民黨，對這樣一個被俘後放回去的連長，又將怎樣處理呢？

從懷疑到相信

曉梅

李士銘是新一軍一五〇團機槍一連的，家在雲安縣，他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學校被中央抽去。這次在焦家嶺被我軍解放後已有二個多月了，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他從幾件微小的事實裏看出了禍國害民的是國民黨；救國愛民的是共產黨。他說：

『在中央軍裏官長總說他們好，一到這邊民主聯軍說中央軍不好，娘家媽誇女兒，那一個不說自己女兒好呢？倒是誰好？我年青幼稚不識貨，但人常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被解放後就比了一下。雖然我過來只有兩個月，看的還不多。但在這一些小小的事實裏，我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了國民黨只有一點點好，就是嘴巴兩塊皮，說話不費力。嗨！說的比唱的都好聽，但每一句話都在騙人，每一件事都在害人民。可是民主聯軍啊！說到就做，做了再說。處處爲老百姓做事，老百姓也處處擁護民主聯軍。說說下邊幾件事你就明白了。

『在中央軍官長常說：『八路裝備不良，大砲少。至今還沒發下棉衣。……』可是在焦家嶺，你們的大砲可老鼻子啦，打的我們頭昏眼花，耳朵吱吱的只響。後來怕你們的砲找到我們砲兵陣地，我們的砲都不敢打了。不用你們說，你們的大砲就響響亮亮的把中央軍這一個騙局給擊破了。

『在焦家嶺還沒打仗，我在山上看到周圍白白一片，我真佩服你們能耐寒。又覺得你們太窮，現在還穿着白襪衣在雪地上打仗，那不凍死？當時我還認爲官長這次沒騙我們。嗨！不一會你們衝上來

了，我才看到你們穿的是厚厚的黃棉衣，剛才看那層白布原來是偽裝。

「官長說：『你們死也不能投降，要是叫八路軍抓住先割鼻子後挖眼或剝皮、活埋……』這可把我們吓壞了。咱是個新兵，也沒打過仗，誰知是怎麼回事。在焦家嶺我死也不繳槍，拚命的蹀，你們蹀的比我還快，明晃晃的刺刀對着我的胸：『不要動！繳槍優待！』這一聲像天蹋一樣。吓的我腿抖的都不會走了。又叫我們排成隊，我想這下完了。覺得鼻子也發酸，耳朵裏翁翁發響。又看到你們幾個機槍的人來了，我以為大概用機槍點名吧？我眼花了，似乎聽着機槍響了，覺得子彈打進我的身上的滋味。看着人一排排倒下。噫呀！可吓糊塗了。不知腦子裏想些什麼？忽然像烏黑黑的雲裏冒出了太陽光，一個教導員大聲的說：『同志們，你們被解放了，你們不要怕，我們不殺你們，還優待。因為你們都是被蔣介石抓來的，騙來的，抽來的窮苦的老百姓……』他說抽、抓、騙我覺得對。他說優待我不信，天下那還有抓住敵人優待？

「雪地上躺滿了中央軍的傷員，民主聯軍累的滿頭汗說：『我揩你到衛生所換藥去！』一個二個揹去了。他們胸上、背上染滿了血。幹什麼去？大概活埋吧？我就小聲的說：『你這他幹啥？死了算毬了。』揹的人說：『他是受騙的好老百姓，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蔣介石。』這時我像在做夢。我們對傷員都沒這麼好，而他打你們負了傷你們還捨他，這是怎麼回事。

「鴨絨被子、毛氈遍地都是，鋼筆、手錶也不少，我看你們沒一個人去搶。但有一個機槍射手却檢了一箱白朗琳子彈。他肩膀的衣服都磨爛了。我問他：『你爲啥不拿一床鴨絨被？子彈那麼重鑽他幹啥？』他說我們打仗不是爲了發財，拿上這箱子彈可以打死很多反動派。」要是在中央軍裏，誰要這雞巴子彈，早跑去搶好東西去了。

「從焦家嶺到×城沿途我看到成千成萬的老鄉，攆着包包，拿着碗筷，說着、笑着、唱着、喜喜樂樂的上前方。一大車一大車殺好了的大肥豬、雞鴨、白麵、大米從來我都沒見過呀！這是幹什麼的呢？我就問：

「老鄉你們幹什麼去？——他們異口同音的說：『到前方抬傷員去！』我想他們是抓來的吧？可是又這麼樂。是自願來的吧？怎麼這麼多。我就說：『你們怎麼來的。』他們說：『自願來的。你看上級還給我們靴草。』趕車的接着說：『這肉、米麵是我們老百姓去慰勞，在冰天雪地打反動派的民主聯軍的……。』我看到了老百姓熱愛民主聯軍，百姓和軍隊真正是一家人，那還有個打不勝？要是在中央軍那，你抓也抓不到這麼多人，就是抓來幾個也是低着頭，掉着淚，愁眉苦臉的想回家。不要說老鄉慰勞軍隊，就是買老鄉東西他還不高興咧！這時我感動最大。在這我看出你們爲啥擄中央軍的傷兵。爲什麼擄了彈不要鴨絨被。

『到這個時候，我心裏還像麻一樣的亂，我想：現在已經好幾天了，要殺我們爲啥還給我們吃大米和肉。還叫我們坐車，還允許隨便說話。不過也說不定把我們養得肥胖肥胖的運到哈爾濱，把老鄉都招集在一個大操場裏，用機槍點名吧？……』

「從×城到××城，一下火車，旅館老闆就迎我們說：『我們願意停幾天生意來歡迎被解放來的同志們住，自古到今那有民主聯軍這樣好的隊伍呢？』老鄉們笑着對我們說：『老總，不是從前了。民主聯軍到了後，我們窮人都有了土地，囤子裏盛滿了糧食。』我看到老鄉家大囤小囤子裏都裝滿了糧食。我看到解放區老鄉穿着不露肉的衣服。我看到老鄉露着笑臉。噯呀！在反動區你死也看不到有一個人這樣真正高興的笑啊！

「一排長張學文怕我們冷，把自己的衣服、手套、皮帽子給我們穿。和官長講話隨隨便便，和和氣氣，平起平坐。有時還吃餃子，大米和肉。在中央軍裏官長不吮你的東西就是好的了。和他們說話得兩個腳跟併的整整的，一說三點頭「是！是！是！」」

「這時怕殺的想法都沒有了，大家像到了天堂一樣的樂。可是一天上級忽然說又到×城。大家的臉又像誰欠他二百錢一樣的拉下，又怕又不信。疑心很多，因為我們在中央軍那邊受騙受慣了。我想大概前方吃緊，要把我們運到佳木斯挖煤，或是到老毛子國換大砲。又看到車頭在北（倒車）。我們真像驚弓之鳥見了什麼都怕。結果和上級說的一樣，一寸都不差的到了×城。在××城就聽說八十九師被消滅了。真不錯，剛到×城不兩天俘虜一個不少的來了。而且上級還叫我擔任六班長，我高興的很。上級信我，我要把我所聽到的，看到的講給他們，他們要不信我就給他們一件一件的比。」

「爲什麼他說被八路抓住了挖眼割鼻活埋呢？他怕我們在你們猛烈砲火下投降，又叫我們不怕死的給他們衝鋒。所以這樣吓唬我們。噯呀！國民黨中央軍真是一個大騙子，可把我們吓昏啦！早知道這邊還這樣優待大家早投了，誰還他媽拚着命給老蔣反動派打天下。」

「這兩個多月裏我聽了很多，看的更多。我比了又比，看了又看，覺得民主聯軍先做後說，說到做到，一點謊話都不說，處處爲老百姓做事，老百姓也處處幫助軍隊。我看清楚了，我要永遠跟民主聯軍走。」

三月二十三日

蔣軍中的女兵

宋 羣

日前記者會見柳南戰役放下武器的軍裝女兵邱鳳祥，她身着黃色軍服，光頭，猛看像個男子但仔細觀察無論走路起坐都顯然帶着女性的姿態。她還讓記者看了看她的雙耳，那裏有她幼年帶過耳環的痕跡。

她是東北阜新縣知足山人，今年三十一歲，家裏除有老母外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媳，加上她自己一共五個女人，全靠弟弟一人種田養活。去年國民黨硬把她的弟弟拉去當兵，她們想盡辦法才使他第一次逃掉了，可是第二次却怎麼也不行，一定要她們把逃避在外的弟弟找回來，並且先要她的老母去頂替。她們被迫沒有辦法，邱鳳祥就穿上學生制服代弟從軍了。六月十四日，她在熱河葉柏壽被編進八十九師二六七團戰袍連當兵，她開始怕查出來時，仍要她弟弟來，所以極力裝着男人模樣。晚上她總是含衣而臥，別人奇怪時，她推說自己肚裏有病，怕受涼，就這樣混到了七月天。

一日，邱鳳祥隨着大家上操跳壕溝，壕溝有一人深，裏面有豎着削得很尖的小木頭，大家都跳過去了，邱鳳祥步子小，一跳就跌進了溝裏，半天爬不起來，兩條裸露半截的腿上，鮮血直流，班長解下皮帶狠狠的抽了她幾十下，就在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痛哭一場，後在睡朦朧中不覺來了月經，血染上同床的老兵（八十九師），爲防止新兵晚上逃竄，每一新兵即有一老兵同床監視，於是情形就這樣暴露了。事後她懇求連長開放她回去，但是連長却要她到馬伕班裏喂馬，以後她就和馬房的兩個老掉牙

酋的老頭做了工作。馬伕邱鳳祥的痛苦說不盡。今年二月間她忽然接到家信，是弟弟在她走後又被抓去當兵，她家人因此陷於饑餓……這消息不啻當頭一棒，使她在絕望與憤恨之餘吞食了三錢鴉片，然而她沒有死，只是吐了幾口黑水便又活了過來。

四月三日她和她的那個常常拾着鞭桿打人的連長一塊兒放下武器，她對我軍對他的規矩守禮很爲感動。她說：在國民黨隊伍裏那就完全兩樣，在那裏她受盡了欺侮，當她剛入伍時，她的一隻手錶就被班長要了去，說是借去看看，可是始終也沒有給她。班長和老兵常常賭博，輸了錢就向她們新兵借，可是有借沒有還，她被敲索幾次後，知道錢在手裏保不住，於是把聚下的錢打了個金鑰子縫在自己襯衣裏面，不讓人知道，這個金鑰子現在她還帶在身上。她就俘後，起初不瞭解我軍優俘政策，拿出東西送給我們一個戰士，但却完全出於她意外，竟被拒絕了，於是他異常感動的說：「真想不到中國還有這樣的好軍隊。」

邱鳳祥還告訴記者像她這樣的女兵在蔣介石隊伍裏並不是稀罕的事，和她同樣被逼替壯的還有同師二六六團的一位姓陳的女兵，她是頂替丈夫充軍的，入伍後不久因身懷六甲跳不過木馬，遭到官兵毒打，終於懸壺自盡。當記者臨行時，邱鳳祥還要求將她所遭受的慘酷事實報導出來，她要向全國人民控訴。

第二次

藍曼

楊仁泰狠勁地又把一塊布撕成兩片，把抹上油的六〇小砲擦了又擦。在一個月以前他還用這小砲打過民主聯軍，可是現在他又用它來打國民黨。他心裏非常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八路軍老百姓就成年都過着黑天，因為親身經過這兩地的生活。

還是在通化的時候，他在新一軍裏當列兵，魏排長會爲了小砲沒有擦淨踢過他一脚，想起來還像昨天的事，魏排長那張惡狠狠的臉和一口蠻子話就像是站在他的跟前。再能想到的是國民黨兩次抓他當兵，媽媽的哭聲，弟弟抱着他的腿不讓走的情形，兩隻胳膊發麻的感覺，再就是在前線上魏排長端着衝鋒槍吼着：『那一個向後退！槍斃！』楊仁泰一想到這些心裏有些難過，痛恨，最後看到自己周圍都是八路軍同志心裏遂又高興起來，他覺得小砲要擦的特別乾淨！保證不出故障，還要打得準。

屋子裏除了他之外，還有王班長，各人擦着自己的武器，誰也不吱一聲，像是各有自己的心事。

『——國民黨，蔣介石要不是有他美國老子的槍砲，哼！早他媽完蛋了。』

王班長放下美式的衝鋒槍抬起頭來瞅了瞅楊仁泰的臉。他看見楊仁泰正忙着『鼓搗』着小砲，沒有馬上回答，隨着跟了一句：

『你說對不對！』

「班長！美國人不幫助蔣介石，我們那能得到美式衝鋒槍和六〇砲呢！」

楊仁泰今年才二十一歲，是撫順附近的莊稼人，家裏有個媽媽和一個十四歲的弟弟，父親在「滿洲國」的時候被日本人抓去當勞工，一去就再沒有音信，據人們的傳說，大概在煤窖裏碰死了。全家三口就憑他一人種莊稼餬口，國民黨到了撫順，就開始清查戶口，發良民證，抓丁。楊仁泰就被抓去訓練了兩個月後調到新一軍裏。跟蠻子們在一塊，新兵是吃不開的，每天要給蠻子打飯打水，還要給他們洗衣服，他常常想當兵爲的是什麼呢？在家父親母親都沒有這樣侍奉過。開小差吧？又駭怕被抓住。在滿洲他和八路軍打第一仗的時候就被俘虜了。那時雖然了解八路軍對俘虜是寬大的，但他心裏是再不想當兵了。他記得政委說過：「願意在我們這裏的，我們十分歡迎，願意回家的，我們也給他路費讓他回家，……」楊仁泰心裏鬪爭來鬪爭去，覺得八路軍對待自己這樣好，就拍拍屁股走了嗎？但是當他想到媽媽和弟弟，想到了全家的苦日子，更想到戰場上可怕的槍砲聲，……最後，回家的思想還是戰勝了，他曾哭着和指導員談過話，後來允許他回家，並給了他兩千元做路費。

這次城子街作戰，他又自動的跑了過來，關於他回家的情形，怎麼又到了新一軍，是每個人都想知道的。

每當同志們問起他怎樣回的家，又怎麼參加了新一軍的時候，他就會帶着羞答答表情和你談起來：——

「我回到家裏，剛一進門正看見弟弟剛從地裏回來，把背上的一捆柴扔在地上，撒腿就跑了過來：——

「大哥！大哥！」

我心裏剛要開始高興，一抬頭就看見媽媽呆呆的瞪着兩隻眼睛坐在門邊。她慌忙的理了一下散亂的頭髮：

「仁泰！你回來了！」媽媽只說了這一句話，眼淚就卜答卜答的落下來。喉嚨裏就像被什麼東西梗住了。媽媽一邊擰着鼻子，一邊抹着眼淚，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了。我冷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木呆呆的蹲在媽媽的旁邊，最後媽媽才緩了緩氣說：「回家幹啥！在外面呆着就是了。傻孩子！……」媽媽又傷感起來。原來村子裏又第三次抓了，媽媽知道我回來還是被抓走，不如在外面更平安些。

天將近黃昏，媽媽給我裝了一口袋豆包，準備讓很快地離開村子，她正拉着我的手叮嚀我路上小心，在外只要身體結實就好，家裏可以不管……

「楊仁泰在家吧！」冷了一聲，媽媽猛拉了我一把就被吓痴了。

活閻王李區長帶了兩個兵，狠狠的把我拉了過去。

「國家一光復」了不當兵！願當亡國奴嗎？」

媽媽瞪着兩隻大圓眼，慘白的臉像一塊大黃臘。

「媽！不要想我……」我說：媽媽却撲通一聲就坐在地上，弟弟一頭鬪在媽媽的懷裏哭起來。我就和上法場一樣的，被第二次抓走了。」

揚仁泰抓走之後就又被補充到新一軍，在南滿打了兩仗，後來又來到長春，在這次城子街作戰

中，他打死了他的班長，帶了五個人和一門六〇小砲，一挺衝鋒式，跑了過來，本來想把他送到後方，他說不願意去，願意跟八路一塊打國民黨，他經常對王班長說：『要給他換一換衣服，因為在前方，補充衣服比較困難，只給他換了一頂帽子，可是他每次一看自己那一身灰衣服，心裏就不舒服，碰着班長就把嘴一撇：『班長！什麼時候給我發衣服？』王班長也很喜歡他，每次都是笑着給他解釋，但是他沒有一次是滿意的。

『楊仁泰！這一次怎麼樣？還是把你送回去吧！』王班長帶開玩笑的這樣問他。

『回去？哼！』

『現在你明白了嗎？』

『明白啥？』

『八路軍好還是國民黨好？』

『真正是明白了，這一次可是不同了。』楊仁泰笑了笑伸出了一個手指頭：『第一，上次我帶過來了一支美式步槍，這次是五個人一門六〇小砲和一挺衝鋒式。第二，不垮打國民黨我就不回家！』

從蔣軍士兵的『歌謠』中看國民黨的軍隊 魯汝

我在前綫某地『自衛』部解放營一個月的工作中，由該營新被解放了的三百多名蔣軍士兵裏，蒐集出這樣十多篇『歌謠』，從他們這些『歌謠』裏，可以了解到，國民黨軍隊的一些情形。

一天下午遊戲結束的時候，大家都歡迎吳××唱個小調，這位小蔣軍是西豐縣人，他今年十九歲了，去年臘月，『自願』參加了保安第九團二營六連，當了一個二等兵。因為他在家時是一個常參加秧歌班子的角色，大家非要求他唱一個不可，他就唱了一段從前在國民黨軍中編的而沒有敢唱的『參軍歌』，我覺得很好，後來就找他記了下來：

家住在西豐，自小就務農，

守着父和母，安分度光景。

臘月雪花飛，中央亂抓兵，

編到新一軍，就要送老命。

上天天無路，入地地無縫，

參加保安團，當了『自願兵

一不爲了吃，二不爲了穿，

三不爲發財，四不爲做官。

爲怕離開家，爲怕上火綫，
爲怕去打仗，爲怕走的遠，

罵聲×兵役，受了你的騙，
害得我好苦，父母難相見。

以後我和小吳細談起來的時候，他說：「那個×兵役員是中央派到我們縣上招兵的，原先他是這樣說：『保安團是保衛地面，維持治安，參加保安團可以不上火綫，不離開家；這是千載難逢的一次好機會，如果現在不參加，也脫不了要徵去編入『正規軍』到前綫上去打仗。』我就是怕離開家，怕打仗，才受了他的騙了。」

晚飯後，屋裏光線還很亮，我叫了老子頭來給我刮了刮臉，刮完臉時，我燃着了一支煙遞給他，我們就嚼起咯來。

他叫于耀廷，今年已四十五開外了，在家時開了個剃頭棚，去年臘月初的一個早晨，被兩個中央軍叫到保安團去剃頭給扣下的。他是一個能說善道的人，說起話來很像是在唸一首『歌謠』。他說：

到了保安團，理了三天髮，

說是『接新兵』，帶到公主嶺

長官給我說：『離家也老遠，

你別回去啦，這兒當兵吧！

當個理髮兵，一月四五千，

有吃又有喝，這兵還不好？」

那敢說不好，反正我知道：去了三個月，沒見一張票。

在訴苦的日子裏，我又從田玉貴的口裏聽到了一首和這類似的歌謠，曾在保安第九團二營×連相當流行，可惜傳出這『歌謠』的本人，已追尋不出究竟是誰。這個歌謠是這樣：

當了三月兵，發了三百元，

官家扣了去，說是買馱子，

盼來又盼去，一直不見影！

紙票沒長翅，飛到那裏去？

弟兄乾着急，大眼瞪小眼，

弟兄一見面，互相看着臉，

一個叫『張飛』，一個叫『李逵』

其實都一樣，誰也別說誰！

在一個禮拜天的下午，吃完飯後，我找了幾個在國民黨軍隊裏幹的年頭多的老兵們，閒談起來。老號兵黃德品，貴州籍，是一個很幽默的人，參加新一軍十幾年了，他向我說：『國民黨軍隊裏的黑暗事情太多了。當官的就是會喝兵血吃冤枉，每天喝（兵血）的肥肥的，吃（冤枉）的像隻老母豬一樣，吃飽喝肥之後，就打八圈玩女人，這就是他們一天的工作。有一次在遠家溝住的時候，連長又去搞女人，娘賣×，夜裏我就在他「連長室」寫了個「野鷄室」，第二天清早連長一看，大發牛脾氣，問誰誰也不知，後來問到我，我就說：「報告連長，我又不會寫字！」唉喲！連長氣的要死，就

同我搞不對，娘賣×！搞不對就搞不對，我索興給他編了一個歌謠，叫弟兄們去唱。」我一聽他編了一個歌謠便問他：「老黃！你把那歌謠唸來我聽聽！」老黃邊唸我就邊記：

提起我們「熊連長」，

簡直是個「活閻王」，

喝兵血，

吃空頭；

叫餓子，

大請客，

每天樓着個小老婆，

玩够了老婆打麻雀，

贏了錢——

集合隊伍唱「國歌」，（即國民黨的黨歌）

輸了錢——

就給下邊找嚙嗦！

第二天我又參加了他們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官兵關係」。在這個討論中，也流露出三首小歌謠。

大伙都叫他「傻子」的那個四川老兵，在新一軍裏幹了五六年了，當大家討論到士兵挨打受氣的時候，他也就想起了自己過去所受的痛苦。他末尾唸出四句歌謠：

不管錯不錯，按倒吃傢伙，
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

保安九團機二連的一個上等兵趙德仁也站起來唸了六句像對字似的歌謠：

當「官」的件件都是「理」，

當「兵」的處處都是「錯」。

他要說「黑板是白的」，

你就講「白板寫黑字」。

他要說「雞蛋有了把」，

你就講「樹上結下的」。

十三歲就當了中央軍的小麻子楊炳興，已嘗盡了「國軍」中的一切痛苦，他原先是一個××軍的六〇砲射手，自從在鞍山被我軍擊潰之後，就到了瀋陽，因為回不去家，只好又參加了保安第九團，在二營六連當了個上等兵，他也站起來，最後像做結論似的念出了四句歌謠：

當官的放個屁，當兵的嚙口氣，

明明是臭難聞，還要說香的很！

以後，我又從他們自己的牆報稿裏，發現了這樣兩首歌謠，是這樣寫着：

一、新兵苦

一頓七兩「文化米」，

每天肚裏打響雷，

一盆清湯兩土豆，

圍着菜盆『去摸魚』！

十冬臘月上操場，

扛着『燒火棍』『一二二』

姿勢不正『吃燒餅』，

轉法錯了『吃火腿』，

一皮拳來挺一挺，

挨打受氣不敢哼！

活人練的像木偶，

長官說聲『是好兵』！

二、受完訓

練了一月三十天，

突然來個大集合，

一切東西不讓帶，

『去到德惠打野外』！

單人獨槍上了車，

火車跑的好飛快，

一直開到布海站，

車頭突突冒黑煙，
連長猛喊快來望：

「車頭冒煙打圈圈」，
號兵一聽說不好，

「八路上來包圍了」！

果然不錯槍聲響，

弟兄個個發了慌！

糊里糊塗裝上車，

不明不白到前方。

另外，我在一個九國文書上士中學生唐紹卿的日記本上也發現了兩首歌謠，特摘記下來：

一、

才訓了『兩天半』，

剛學會『左右轉』，

槍還不會放，

騙到火綫上。——

被轟送死上戰場呀！

誰不咬牙恨中央？

排長退至屁股後，

空搖兩手猛喊『打』！

連長藏到『保險窩』，

抱緊『野鷄』只叫『媽』！

有一天十燈之後，我到火房去找草煙，一進門就聽見大個子魏金祥正和大家指手劃腳的說呢，其中我聽到了這樣一段歌謠：

有心向後轉，

槍口點腦瓜，

有意往前跑，

心裏又害怕——

要知八路真不殺，

早就繳槍去他媽。

被解放了的三百多個蔣軍士兵，經過一個月的生活體驗之後，在思想上已有了顯著的轉變，對八路軍共產黨也有了新的認識，從他們和我的談話中，我只介紹一下親自出於他們口中的幾首感想歌謠吧。

有一個新一軍的老兵向先金，他有一段歌謠是：

自從被俘過江來，

頓頓豬肉受優待。

沒有打，沒有罵，

沒有殺，沒有埋，

也沒抽了張三的筋，

也沒剝了李四的皮。

中央軍是個殺人精，

八路軍是個救命人。

九團二營部傳令兵劉志才也有一段歌謠：

八路當官的，說話笑嘻嘻

不像中央官，說話三瞪眼！

九團二營六連勤務兵李占元也有一段：

連長指導員，都吃大鍋飯，

中央當排長，三炒一個湯！

由靠山屯被解放了的一個八十七師的湖南老兵羅戈，他拿中央和八路來比較一下之後，在評

苦大會上，像背三字經似的念出了這樣一段歌謠：

八路軍，講平等，

講自由，講民主。

上完課，開『討論』，

人人有，發言權。

共產黨，國民黨，

一個明，一個暗。

在那裏，待一天，

就好像，熬一年。

在這裏，待一月，

就好像，飛一般。

在中央，受壓迫，

當兵的，苦難言。

『刮民黨』，害了咱，

共產黨，救了咱。

要翻身，參八路，

要解放，走光明。

從以上這些蔣軍士兵的歌謠中，可以看出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情形是怎樣的了。……

誰是正義，誰是非正義，誰又是反人民及壓迫人民的，誰又是爲人民和解放人民的，黑，白，是，非，已由蔣軍士兵的親口中，客觀的闡明了。——真理只有一個。

黑暗腐敗的軍隊

賀光

——記通遼蔣軍士兵談話——

俘虜過來的蔣方通遼縣保安大隊的張洪彬和吳保林，在坦白大會上，講起蔣軍黑暗腐敗的生活，張洪彬說：「國民黨那裏的公務人員，沒有一個不是靠「窗戶門子」作事的，像保安隊長李德臣和他部下的軍需官，中隊長全是縣長的親屬。除這以外，便是用錢買，薛玉令少士就是化了七千元買的。

大兵的菜錢每天是六十元，可是吃的呢？竟是鹹菜大醬，連廿元也用不上，可是「官」們呢，每頓飯都是幾個碗幾個盤的，把兵的菜金都刮去了，兵們一句話也不敢講。這還不算，「官」們沒有錢化還向兵借，有一回，排長跟我借錢，我沒借給，後來便找我錯，我一見不好，就趕緊借給他二千元錢。

軍隊的紀律更是說不到了，在通遼保安隊與「中央軍」天天出去找大姑娘，誰家有大姑娘就去調情。有一家姓李的有一個姑娘，一個排長看上了，他求人保媒沒有成，他就編一套詞貼在那家門上，寫着：「有女不嫁放牛郎，朝天每日上山，有女嫁給保安郎，接到家裏當娘娘。」唉！真他媽不要臉到家了。國民黨軍隊這些事說不完呀！」

吳保林說：「國民黨的軍隊裏，官兵不平等的事情，說兩天也說不完，他媽的！當班長的，就有

打人權，一個犯了錯，班長叫打一百下，不敢打九十九下。當一官一的喝着兵血，還欺負着你。

國民黨兵欺負老百姓，說起來叫人掉淚，我們在立德堂，叫老百姓修工事，來的晚了，就加打罵，或罰到夜裏還不叫回去。在通遼時有一個淇露村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修工事來晚了，叫他們打的頭破血流。蔣軍買東西也竟欺負人，××村王喜臣家，去幾個蔣軍買菜，因為王喜臣要留菜，沒有賣給他們，第二次去幾個蔣軍，拿着槍把王家人綁了來，苦打一頓。立德堂有個燒鍋歸官家了，牲口什麼的都跟老百姓要，牲口不管喂，自用，用老百姓的柴火也不化錢。

他們個個過着腐化荒淫的生活，所以發生無恥的爭端，引起內鬩的事情很多，如爲了爭女人，爭發財而火拚的事情，數不勝數。

在錢家店的時候，蔣軍十六團的一個兵去買大煙，正趕五十九師的一個團長也在那裏，這個團長老羞成怒說這個兵不遵守紀律，拿槍要打他。這個兵跑回去報告本團團長就把全團拉出來，要打五十九師某團，五十九師某團的團長也拉出了全團火拚，結果十六團死了三個，五十九師某團死了兩個傷兩個，經五十九師師長說合才了結。這是他們的正經營生，還說什麼爲國爲民呢？」

最後，張洪彬，吳保林兩人很傷心的說：「我們是爲了怕抓兵才參加了蔣軍的保安隊，（因爲抓去當兵要開走，保安隊留在本地）國民黨反動派不能好，就看他們那些黑暗事情，比起你們八路軍來真是差天地相隔，八路軍一定能勝利的。」

我要和蔣介石算賬

呂永軒

——訪問現年十九歲，放下武器蔣軍士兵陸海林——

(一) 中央軍弟兄的痛苦一時說不完

是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晚飯間，陸海林剛放學回家，還未踏進門口。

「就是這小伙子，把他捆起來！走！！」保長指着陸海林命令綁，

「我也沒犯法呀！——捆我作什麼？」陸海林幼稚的問。

「爲國！爲民，當兵去！！」保長很不耐煩的回答。

「爲國爲民是好事，我自願去，——」十六歲的陸海林爭辯着。

「不行，捆起來！走！！」保長獐狃的面孔顯得更不耐煩。

從此 陸海林即當上了「堂堂」的中央軍。……

直到陸海林坐在齊市解放團四連譚連長床上和我對面談話時，他已給國民黨蔣介石埋頭苦幹三年多了！

41

「在中央軍裏挨過打吧？」談了很長時間後，我親切的問他。

陸海林輕微一笑，從他笑臉上表現出我的問話太平凡。緊接着他滔滔不絕的述說着剛入伍六、七

天，排長因上街購菸。連長罵他不照管隊伍。排長吃不住勁，就抓着排裏弟兄煞氣：馬上集合隊伍，一個「立正」口令發下後，陸海林稍微動了一下，於是像「野驢踢了一腳」似的拳頭，朝着胸口窩裏直通過來，一氣痛了十多天……，來東北後，陸海林又挨了兩次打，他記得清清楚楚的：

一次，因上崗胃失胃鬼的撞了排長一下，排長還抽下皮帶狠狠的在頭上打個不停，直到頭上起了一個個的疱頭，與一串的疔疽，排長才鬆了一口氣。另一次是在路上行軍，八八師二六四團兩路行軍縱隊前進着，雖然是坦平的大路由於車輪，馬蹄搞成一副凹凸不平面，陸海林的連長，騎着自行車子夾在兩路縱隊中間，眼睜睜的腳踏車先觸了陸海林的腳，按理，連長應向陸海林道歉，然而與公理相反的事情正出在蔣介石隊伍裏。連長爲了顯示他的「連長威風」，反而「乒乓」兩個嘴巴子，罵陸海林沒長眼睛。

這些，都只有忍氣吞聲的嚥到肚裏去，打了你，不讓你哭，還要笑，這種複雜的，變換劇烈的錯綜感情就是一個很好的業務演員，恐怕也不會像蔣軍弟兄，在那頻繁的「挨打換笑臉」的情況下，演習得那樣熟練、技巧，一個熟練的劇作家，也不易寫出蔣軍官罵兵也要分「三等九級」的「那種場面」。據陸海林所體驗到的：

「你姐姐不偷人，你媽媽偷人，你姐姐不跟你媽學！」這是蔣軍裏排長罵兵的口頭禪，是中央軍弟兄最傷心的罵。

「媽的×，你不够格，我老子是三等九級！」這是連長的罵法。

「你媽跟野男人跑了！」——這是營長的「舞台語」，是蔣軍弟兄，最忍不住的毒罵。

事實勝於雄辯：蔣軍裏當官的打兵罵兵是家常便飯，就沒有當兵的「坑口氣」的權利，正如陸海

林說：『中央軍弟兄的痛苦說不完』。

(二) 『為國為民』、『三民主義』……的偉大教育成績

陸海林答覆了我的要求，唱了一塊在蔣軍裏唱的歌：

『赤匪萬萬真心痛，加緊共產……殺人放火如猛蟲……個個害民賣祖宗……』

我『嗤嗤』的笑了，這支反共歌曲的旋律，十足表現出賣國滅種的亡國奴味道。我奇怪蔣軍弟兄唱歌時心裏的想法，便問了陸海林。

『心裏想能打了八路軍嗎？』陸海林又很正經的回答我：『人家八路軍軍風紀可好了，怎麼可以說是『匪』呢！弟兄們誰不親眼見到從大石橋到吉林這一段，每一家老百姓的夫夫小小公雞母雞都是『哥哥——哦——』直叫，而吃雞，搶包袱的都是我們當官的！』

陸海林奇怪民主聯軍天天開討論會，我問清楚後才了解到中央軍裏不懂什麼叫討論會，因為法西斯化的中央軍裏，只是一貫的任反動派的獸性填鴨式的講些『三民主義』、『為國為民』……。

每次講起『為國為民』的時候，陸海林即想起了三哥二哥都抓去『為國為民』（當兵）了！講起三民主義時，就想起了遙遠的四川省武勝縣古匠鄉，想起了家中十五、六口人，一垧地沒有，租種地主一百陸十畝地，每年得用水租（稻租）五十擔，乾租（谷子，高粱等）三石；爲了晚當幾年兵，父親賣掉十多石豆子，三十多石高粱，兩石谷子……鄉丁還搶去（搶去）很多包袱……

自八八師開到關外後，陸海林曾收到家信一封謂：『……爾的二兒，數年未得音信，不知存亡！現家中雙老欠安，爲爾母時常多病，今有月餘，方未效驗，請男將證明書付回，父、和軒親言。』

十一月份陸海林又接家信一封，父爲證明書問題，又催了一遍。——直到他解放的時候，八八師還未給陸海林開證明書，他憤恨的痛罵：「真他媽的，國民黨抓去當兵，連證明書都不發給家，處心與咱窮小子找別扭。」

儘管再進行反動的教育，陸海林腦子裏始終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活葉教材」。三年多的教育時間，據陸海林自己說有以下幾點「進步」：

一、「學會了擲色子」，他也會么喝：「四、五、六」的四川腔。二、「嫖女人」，吉林出名的妓女街，什麼三道街「北極門」「東關」等，陸海林只在吉林駐了一個月，就熟悉了這些街的地形地物，據陸海林談，還差點染上癩病。

三、「會吸煙喝酒」，什麼勝利牌香煙，美國貨咖啡，陸海林都吃過喝過了！

十六歲的陸海林，在家中還是小學二年，純潔質樸，三年多的時間，沾染了這些惡習——這不能不歸功於「三民主義」，「爲國爲民」，「剿匪」等教育成績，這也標誌了國軍的「進步」。——

(三) 陸海林是怎樣轉變的！

「共產黨是給窮人辦事的；國民黨是爲有錢人辦事的。八路軍是爲老百姓服務的；中央是爲大地主，當官的爭權奪利。……」這是陸海林解放後不到半年說的話，我疑惑他進步這樣快！

「你上幾次課？」我問。

「只聽了八路軍一個連長和一個團長的講話，沒有上過課，」他很坦直的回答，又接說下去：「我越想對，我家裏就是個窮人，共產黨就是給咱窮人辦事的，大地主，大肚子，沒有一個好良

心！」

繼續的親切的攀談中，我更進一步體會到欺騙宣傳始終是蒙蔽不了真理，陸海林是個純樸的窮人出身的子弟，他的轉變不是突然的，是受了多方面的教育。

第一、老爺嶺戰鬥中，八八師被俘的一團人，放回三百餘名，像三百餘名宣傳員一樣，在八八師廣泛進行了宣傳。有的說：「弟兄們，『思想』一思想」內戰打的怎麼樣？」有的說：「八路軍抓去時，動員老百姓說：『老鄉們，中央軍弟兄不吃高粱米，作大米飯哪！』還有的老鄉送豬肉，——可優待了！」——陸海林都深深的記在心裏。

第二、羣衆的教育：陸海林說出了中央軍和老百姓的一段對話。——

「八路軍來這屯子沒有？」

「來了！」

「怎麼小雞沒少？」

「八路軍窮，不像中央軍有錢哪！」極瘋刺的口吻。陸海林又說出了四平附近民間極流行的民諺：「八路軍扒塔塔道。」

中央就把老鄉「叫」——（是「抓」，然而老鄉只有用叫字）。脚上打起泡，走起路來很疲勞：

（事實上訴苦）

羣衆力量教育了陸海林，他把這些羣衆的話，背誦得滾熟，我體驗到在蔣軍裏，陸海林是受了羣衆的教育。

第三、民主聯軍的堅決勇敢：古店子戰鬥中只剩下八名同志掩護部隊退却，敵人就向這八名同志

展開了威力，機關大砲響徹雲霄。

敵人逼近，喊起口號：『交槍吧！不殺你！』得到的回答，『死也不交槍！』——是那樣堅決動人。

八名同志完成了光榮的掩護任務，亦光榮的犧牲了，陸海林受很大感動。——『民主聯軍這樣堅決？』得到的答覆是中央軍弟兄的紛紛議論：

『民主聯軍，頭打破也是幹哪！』

『你想繳民主聯軍的槍，比登天還難！』

『……』陸海林射出極羨慕的眼光。我告訴他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隊伍，才有這樣爲人民不怕流血犧牲的偉大精神，陸海林不斷點着頭。

第四，在解放團裏：陸海林親眼見到民主聯軍的官兵平等，根本沒有打人罵人的軍閥作風，特別聽了×團長的講話，看了職工學校演出的新劇，從他親身體驗的中央軍的壞處，再從活生生的舞台上看出老百姓的痛苦，特別看到保長向窮老百姓要錢的時候，他心裏感動的掉出眼淚，因爲舞台上正演出他家裏的事情。

與陸海林親切的攀談了老半天，我體會到好多新的問題，他強調調說是：『生在四川，活在東北。』最後他熱烈的表示態度：

『我要報仇！』

『我要討回搶去我的包袱！』

『我要和蔣介石算賬！』

一個俘虜的懺悔

下面是一個俘虜給我們寫來的信和文章。這不僅是俘虜王若愚一個人所要講的話，正如作者所說：它將『會使所有的俘虜，讀了可能發生共同的感觸。』

編者

東北日報編輯先生台鑒：

我想您一定會怪罪我這樣用廢紙，突如其來的訪問。但是請先生原諒，同時在民主立場來說，先生一定會擔待我的冒昧。

我從被民主聯軍俘虜，受到革命道理的教育，知道過去的一切錯誤，願把十幾年來藏在肚裏的酸淚痛快的流瀉出來。若果能在報端公佈，會使所有的俘虜讀了可能發生共同的感觸，更請先生多加指正。

敬祝健康

王若愚敬禮

五月十二日

我是一個被俘虜的兵，時間才僅僅過了兩星期，但是在革命軍隊的感化，確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使我心快樂極了。

回憶過去的生活片斷，不知含有多少的辛酸和污穢的成分。是多麼可憐，可嘆，而又可恥呢！在

這個過程裏，我們眼看着祖國的大好山河被敵人侵食，目睹着自己的姊妹被惡鬼姦淫，自己的兄弟們被強制徵爲勞工、國兵，奉往隊；同胞們，用一滴血，一滴汗，所換來的代價——糧穀被強制徵收，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怎不使人痛心呢？稍有一點中華民族「血」的人都想反抗這些舉動，而未把鬼子逐出東北；但是可憐的很，由於反動派的不抵抗主義，並賣國賊們野心勾串，我們老百姓是被壓得無力氣了，只有含着一顆敢怒而不敢言的心，把眼淚（含着鮮血的眼淚）嚥下肚去，忍受下來。忍受了十四年了，好長的時間！老百姓只剩了奄奄一息！當時的我呢，正在念着奴化式教育的書，學校裏有着一個說是副校長實際執行校長任務的鬼子，每日要學習洋話，終有一天我是出了這個學堂的大門，接着又進了一個爲鬼子宣揚的宣傳班，沒有二年，便徵爲所謂「國兵」的偽滿奴隸軍隊。這又使人多麼憤怒。我的這一切是爲了甚麼呢？爲國嗎？國在那裏？爲家嗎？家又在那裏？連自己都是人家的呀？無疑的是給鬼子出力，効勞，給鬼子當砲灰。我這罪過該多麼大呢！

由於八年抗戰，及拒敵十四年的八路军和東北民主聯軍的英勇流血犧牲，配合盟軍力量，抗戰光榮勝利了，東北亦隨而光復，我們該多麼樣的歡欣鼓舞，心花怒放。人民該有自由了，國家該統一和平了，道路該平坦了，但是，國民黨的反動派，爲了自私獨裁，又造成了內戰，國內又陷入了戰爭狀態，老百姓的痛苦，又增加，我們重又進了黑窟，道路又進入崎嶇了。

我又被迫加入東北保安隊，這是變形的爲個人勢力而設的軍隊。我又給人家効力，當爪牙，這又加重了我的罪惡，然而過去始終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受到了革命軍教育後，我才瞭解。

東北民主聯軍，爲了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一再避免內戰，屢次忍讓，然而反動派，得寸進尺，民主聯軍終於在忍無可忍之下，把長春解放了，人民得到了自由，我們

也被解放了，起初我是對革命沒有認識，感到恐懼。但是自受到了政治教育後，我開始瞭解了一切，我的一切腐敗念頭打消了；我確定了一個新的人生觀，來了一個大轉變，我感到唯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救國組織，唯有八路軍，才真是解放人民的軍隊。現在我對革命軍不但不怕，反而愛他們了。

一個空軍轟炸手的控訴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被迫着加入了國民黨青年空軍的轟炸手，當我到解放區殺人的時候，我的良心像受着酷刑，我實在不忍心用美國政府給我們的炸彈，槍彈去殘殺我們同胞。老百姓罵我們是劊子手，但是我沒有勇氣拒絕反動派的命令，當我聽到劉善本上尉率領十位同學勇敢的豎起了反內戰的旗幟，向解放區同胞攜手時，我感到十分慚愧。不是每一個投入內戰烽火青年空軍，都像好戰份子一樣失去了人性，我們究竟都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青年，誰都不甘心用自己的手去殘殺自己的同胞，所以我們一般青年中，正生長着反內戰的幼芽，上面的壓力愈大，而我們的信心却愈強，我們的力量也愈結實。

在這裏我願告訴一些關於我們的生活情形，沒有清楚我們的人都譽空軍爲『天之驕子』，其實我們的物質生活決不是個個都過得很舒適的，按照我們的待遇（一般空軍的待遇）來說，一個空軍少尉支陸軍上尉的薪金，祇有十一萬，加上伙食費，生活補助費合起來只有三十多萬元，而被派在地面工作的某些人們，伙食只有×萬元，一月合計亦僅二十多萬元，在物價不斷暴漲中，這樣一點收入，怎樣維持個人及家屬最低的生活費用呢？自然你可以想像得到的，用不着我來細說。我們物質生活上的苦痛太厲害了。有許多有吃有穿的空軍，他們大多不是中央的嫡系，就是有特殊的人事關係的，所以今日他們擔任的工作是運輸，這樣即可以賺錢，又沒有生命的危險。譬如上月北平的金價三十三萬。

元，上海的金價只二十萬元，由上海到北平來做黃金買賣一日之間，就可以變成數百萬的富翁了，其他如載些美貨販賣都可以賺到不少的錢。因此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好。比死薪水是闊綽得多了。除了不如意的物質生活外，精神生活更痛苦，我們能讀到的報紙，不外乎是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等御用的官報及幾本黃色的海派刊物，假如發現你在讀民主刊物或一些能夠說幾句良心話的報紙，照例「思想有問題」的紅帽子飛過來了，較輕者警告，重則禁閉甚至送命。自從劉善本上尉等飛到解放區以後，空軍司令部及諜報處（是一個變相的特務機關）工作更加嚴密了，尤其是對於我們剛從美國回來的同學，監視的格外嚴密，甚至於你在外面一舉一動都有人們詳細記錄，最近正在製造「共產黨有女諜混進舞女中」，「××空軍司令部發現恐怖份子」……的謠言，因此有好幾個女職員都遭了殃。在困難的物質生活和被嚴密監視的不自由生活下，我們的厭戰情緒更見熾烈了。因此飛機出的事情經常發生着，譬如上月十九日十二架飛機出來，他們都是號稱中國空軍勁旅的「九四七」的高空戰鬥駕駛員，技術亦在一般空軍水準之上，所以這次的失事，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現在據統計僅在八月間一月中就冤枉損毀了六十多架飛機，這無非是給好戰份子一個警告：「你們內戰的資本快完了！」

過去我們每次出動的時候，只是盡到丟去炸彈就算了，沒有完成上級指示的「任務」，可是近來拏制就更厲害了，每次出動前，有偵察將要炸的目標標好了影，然後按規定的路線去投彈，而且在飛機上裝最新式的自動照像機。每一顆彈落下去都攝了影，如果不完成指定的任務就要受嚴重的處分。好戰份子一面在掩飾自己的醜狀，一面在瘋狂的進行着屠殺，現在向解放區投下的炸彈都是五百磅，這種轟炸實在比日本鬼子還殘酷，前任空軍司令對剛由美國訓練完畢歸來的三百多個空軍人員講話中說：「現在只有打的一條路，否則就給我滾！」這可以看出好戰份子的真實面目來。

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事業，是極其艱苦的工作，在中國反動派勾結了美國反動派的情況下，正進行着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人民應該固守着反內戰的崗位，相信我們吧，有一天我們會同你們站在一起的，一個少尉空軍轟炸員九月九日寄自南京。

「轉載自九月十三日重慶新華日報」

一個新一軍逃兵的自述

龍日興是我的名字，今年十九歲，河南武安縣人。七年前隨着哥哥來到關外，在奉天保安堡住地方。今年五月末在哈爾濱，不聽哥哥的話，一心想去瀋陽討賬，從五家站偷偷地渡過了松花江，走到靠山屯（德惠北）被新一軍查住了，說我行跡可疑，拘留了四五天才放出來，逼我在他們隊伍裏幹，無可奈何，我就呆下了。把我編到五〇師一八四×七連六班當二等兵，還叫我改姓換名，頂着王樹文的名字，王是從盤山抓來的新兵，在我到的不久以前才開的小差。

全班一共九個人，關裏來的老兵——『蠻子』祇四人，其餘都是到關外抓來的新兵。還有六七人一個班的。我剛到連時，全連祇六十多人。聽老兵說，四平以前滿員時是一百六十多，四平作戰下來祇剩下四十幾個了，那次戰鬥傷亡很大，團長講話：傷亡平均三四兵合一個官。砲排排長和連長都陣亡了，現在的連長原是團部的副官，砲排的排長還是由排副代理着。咱班長原是傳令兵，也是才來不久。後來從長春回來了一部份出院的彩號，雖又不斷的補充新兵，可是總沒有湊足過一百人。新兵沒有一個是自願參加的，都是強徵來的或是花錢僱來的，老兵也是這樣來的，所以逃亡很厲害。比如：一次從長春撥來十七名新兵，都是九台縣人，不幾天就跑光了，祇剩了兩名。從錦西來的那批新兵三十多，也快走了半數。三個月全連逃亡將近四十人。

當官的常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跑了算你的，跑不了算我的。』當一天兵，在我手裏，就

得受我管束！」天天喊：「逃兵提回來就槍斃。」可是我那連跑了這些，也沒有見提回過一個，祇是聽說：八連槍斃了兩個，衛生隊槍斃了兩個，這四個逃兵都是關外人。老兵跑的也有，七月間松花江前線×部有三個老兵開了小差，走到哈拉哈捉住送回原隊，虧得是老兵，當官的這樣說：「他們（老兵）掛過幾次彩，給「國家」出過力，饒他們一條狗命，不然……以後再犯，決不客氣，和新兵一樣看待。」槍斃！」那位領頭走的挨了扁擔一頓毒打，把屁股都打裂開不能動彈了，祇好送到醫院去治療，總算是倖免於死。逃亡嚴重時，當官的再也不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了，當班長的哄着咱們說：「好好幹吧，熬出老兵來就行了，打起仗來就有錢花了！」「機槍一響，黃金萬兩，到那時東西還分什麼你的我的？老百姓的東西，誰也做不了主了。」老兵有幹了幾年的，天天盼着回家，當官的哄他們抗戰勝利了，結束後一定叫你們回家，鬼子真完了，可是又調到冰天雪地的東北來打仗，因此都洩了氣，沒有盼頭了，常聽老兵說這樣的怪話：「反正回不去家了，早晚非死在這裏，得樂其樂吧，當兵就是兩個一才」：不是發洋財，就是發棺材！「其實，替人家効力拚了命，真犧牲了連個棺材也撈不着。這隊伍裏。當官的說啥是啥，他說：「雞蛋是樹上結的」誰敢說個「不」字，祇有應「是」，當兵的是不許反嘴的。一等兵打二等兵，上等兵就能打一等兵，乾挨揍還不許反抗，這叫「按級服從」，官對兵更不用提了。出操時，挨皮鞋頭踢是常有的事。我就受過兩次處罰，一次是晚上站崗，天氣很冷，棉衣還未發下，我們把身子鑽進被子裏取暖，（這是一種特殊被子，是個口袋形，口上有拉鍊。）被帶崗的看見了，他干涉我，我覺得他也是新兵，不過比我早幹幾天，便和他開玩笑地說：「這是美國大氅呢！不好嗎？」誰知道他鄭重其事的報告了班長，結果挨了幾板子，手掌打腫了，好幾天不敢抓東西。又一次是爲了出操忘記了穿褲叉，穿着長褲去，受了申斥，還挨了兩皮靴頭

了。

提到士兵的生活待遇嗎？在早二等兵每月關餉四百三，因為物價高貴才漲到六百，可是七扣八扣就沒有錢了。有時倒欠錢。三個月發一雙布鞋，料子很糟，操課又勤，四五天底子便透了氣，原來是些破『鋪襯』，舊棉花胎子，和草紙湊起來的，怎會結實？還不是當官的喝了兵血！沒有鞋襪穿，光脚出操，還嗎？『毛病來嗎？最近上邊『恩典』了一下，每人發皮鞋一雙，說是從長春定做的，要扣九百元，一個半月的餉包又算報銷了。還發過一回洗刷物品用具；牙膏、牙刷、肥皂。誰知也要扣錢，說是扣了一百五十七元。襪子公家從來沒有發過，都是當兵的自己想辦法，這回爲了師長來校閱，軍容有關，團裏才發了雙襪子，登上沒兩天就破爛了。洗臉毛巾也發過一條，也沒扣錢，可是要由班長保存着，不許使用，爲了應付禮拜天上邊來檢查內務，才拿出來擺一擺。因此要洗臉還得自己掏錢買毛巾。

吃喝也很稀鬆，每天每人菜金二十五元，看起來不算少，可是那邊什麼東西都貴，這邊（指解放區）一塊五六斤的白菜，那邊（指蔣管區）要六元錢，豬肉是八十多元（按：這是去年十月份的物價）。菜老不變樣。『南蠻子』都好吃辣椒吃的很兇，頓頓飯，有關外人吃不慣，上火拉不下屎，可是誰也不敢『吱聲』。買菜都是班長管，採買去買菜是按半價付給百姓。回來再按市價報賬，從中搗鬼貪污，這樣苦了百姓也苦了兵。規定每人每天是一十五兩米，說是關外大米少，關裏的運不來，『南蠻子』吃高粱米，也是沒有辦法呵！我去了這些日子還沒有吃過一頓白麵呢！照理糧食是吃不，該有節省，可是從來也沒有算個賬給咱們大兵聽聽。

每天是五遍操課，從早到晚，除了上崗和吃兩頓飯的時間，就不教你有一點閒空。那能看看書看報

呢！當兵的是撈不着看報的，成天大家和悶在鼓裏一樣。當官的可是很閑在，課目規定下之後都是班長去幹，排長就不大管，所以當官的成天是講究吃，喝穿和玩樂了，他們的生活倒優閒，沒有事便穿起呢子軍服（這當兵的是撈不着的）戴上眼鏡，手提文明棍，滿街去遊蕩，打野雞呵！碰到年輕的婦女便跟在屁股後面追，百般調戲人家。追逐野雞成了他們每天的課目。六班長也不帶班，成天在外邊胡鬧，亂串門子。他自己不正，管人家很嚴厲，大家都說：『瞎子（班長的外號）打人真狠！』老兵也嘖咕着告訴他，副班長也和他不對勁，我就和同班的兩位新兵趙文清和鄧國彬商量，在雙十節的第二天，天快黑的時候由農安得空跑出來。因為那天，天色很黑，我和他倆就失了聯絡，怕後邊派人來追，不敢走大道，我就躲着屯子，摸索着往北走，走了才二十里路就碰上了胡子，哀求了一頓，留下軍衣放了我，雖說遇到了不少麻煩，吃了不少苦，總算擺脫了那討厭的地方。來到民主聯軍，馬上給我另一種感覺，那就是溫暖。

一個被俘蔣軍連長的轉變

我看着看着，我們一零四旅的人都叫八路軍給擠到幾個院子裏了。一陣手榴彈響，我們的弟兄們就喊『不打哪，繳槍繳槍！』我想完啦，我們得當俘虜了。我想可不能給你們捉去送死，我乘你們就要衝過來，我們連裏人正嚇得亂成一團糟的時候，悄悄鑽進一個麥稔堆裏。

還好，你們隊伍只顧收繳槍砲，我們的人只一集合，便被你們帶走了。我心裏『阿彌陀佛』，總算又過了一關。

可是一會兒，這個進來了，一會兒那個又進來了，我生怕再出差錯，只是縮在麥稔堆裏不敢動彈。

院子裏靜了一會兒，又進來一隻狗，向着麥堆呵呵的叫，我聽得出這是黃團長太太的那隻狗，他是認得我的，我試着想攔跑，忽然來了兩個八路軍，他媽的，那狗就嗖的一聲跑開了，同時，梆的一聲，一棒就正打在我頭上，我顧不了腦袋，又熱，又辣，又痛，只是想：『這一下可完了還說什麼？』那兩個八路軍好像沒看見我，便又嘻嘻哈哈追狗去了。

天黑了，我想該跑了，可是聽到周圍滿是八路軍，我想：『再等一天八路軍是會走的，蔣委員長的兵那時也來了。』

這樣又冷又餓又怕的拖到第三天，八路軍一個戰士在麥稔堆後解手，我屏住氣，輕輕呼吸，忽然

有什麼東西鑽鼻孔裏，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呵呀，我打了一個大噴嚏，這一下，被抓到了。

真奇怪，那個八路軍士兵和氣的給我談話，叫我不怕，還說優待我們，『鬼才相信你的話，你們都是先甜後苦！』我這樣想，那個兵把我押送給一個連長。我想不是剝皮，就是活埋，但官長也是那樣的和氣而且也談了那一套，最後把我送到一個什麼部裏。出來一個戴眼鏡留八字鬚的官長說『你叫啥？』『我叫張德貴！』『你是幹啥的？』『我是當兵的！』我死咬着這一口。我想當兵也許不會給活埋。

那個長官笑了一下，說：『你不是當兵的，你是個軍官！說實話吧！沒有關係的！』我想：這傢伙好厲害，明明你要殺我，活埋我，可是笑起來却像很和善的，我決不上當！我扳着臉，認真說：『官長你可以調查，我確確實實是個兵！』

我看見他有些不耐煩了，回頭叫了一聲他背後帶盒子槍的兵（警衛員）。

這一下，我可從頭冷到腳跟，只要他命令一發，『崩！』的一聲，我可就完蛋了。反正槍斃和活埋都是一樣，可是他並沒有說別的，只說叫把我帶下去：交給一個什麼幹事去處理。

以後我便被放進一間有窗門的房子裏，自然也就不用上鎖了，也沒有人放哨監視，我想暫時又不會死。我在想主意：『跑吧，也許跑得脫。』正在這時候，從街門口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過去了。這一個背影我熟得很，我想起她叫譚芝明，她是我們旅通訊連少校連長陳鶴喬的太太，她一定是叫八路軍弄來搞鬼名堂的。想到這裏，我忘記了自己的害怕，專門替她擔憂起來了，正在這時候尹淑芳的背影又從門口一閃過去了。我想：『可惡，可惡，把我們追擊砲少校副營長蘇葆元的太太都叫他們給糟蹋哩！』我心裏橫七豎八，越想越生氣。可巧，蘇副營長這時迎面抱着他的小孩子來了，奇怪，他一點

也不發愁也不發慌，滿面笑容，向我走來。我又想：『這個無賴畜牲自己老婆都叫人家糟蹋了，自己還死皮不要臉，咬着牙齒笑哩！我懂得這號子人。』他却笑嘻嘻的先對我開腔了：『你也不想你的太太嗎？』你叫我怎麼說呢？我唾他一臉吧，他總是大我一級，我沒精打采的說：『她還在和大和村……我說了半截便收住了。我是想說：『我不會叫她來這裏的。』那傢伙居然勸起我來：『唔還是叫她來吧，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

我猛然火起來了。我想說：『讓你把你的太太送去慰勞人家，人家會用香湯、牛奶招待她，把你反推到那冰冷的獄裏，把你的太太拉到暖烘的被窩裏！』可是這些話不好當他說，我只是不作聲低著頭擺弄扣子。

他却好像是興奮了，繼續嘮叨，他講他被俘時，不，他現在也會說什麼『放下武器』時，他的太太沒在一起，起初自己也挺怕，但八路軍領着男的找太太，領着太太找丈夫。他說：『陳鶴喬就是弄得妻離子散，以後人家給他清查出老婆，送回來了；又給他送來大女兒新真，小女兒豫真人家已找好奶媽養了一天了。以後也送到他們那裏去。』他說到這裏，用臉偎到他那小孩子的臉上，又說：『我這小乖乖也是人家送回來的，並且領我到大和村找回了淑芳。』我忽然想起門外慢來慢去的人影，是怎麼回事了。但越弄越糊塗，這難道會是真的？

他看到我腦子裏在轉圈子，就一把拉着我走到另一個院子裏。多麼熱鬧！我劈頭就瞧見了電話總局艾傑蒙所長和他的太太孩子，還有通訊連婁漢祥排長和他太太、閨女。這裏共有二三十對還有大小娃娃在一起，有說有笑，真像一個五世同堂。這一下把我的一切成見可打破了。姨子養的，我們那些寶狗皮膏藥的政工人員過去說的都是瞎話。

我想起我的老婆來，立刻轉身，闖到那個戴眼鏡的八路軍官長那裏去，我立刻端端正正喊：『報告！』裏面說：『進來吧，什麼事呢？』他正在整理文件，似乎沒打算辦理我的。我走進一步，不好意思的說：『報告官長，我不是個兵，我是一零四旅迫擊砲第二連連長哪！』『你是張德貴連長嗎？』『不，那都是瞎扯，我不叫張德貴，我叫張俊清。以前我怕活埋，就胡講了一套，現在我……』我不願他聽不聽，就一五一十說出我的心思，他又不耐煩起來，嘴閉得緊緊的，用手很快的翻着一本小冊子，最後在那本子上一個地方停了下來，在一塊紙上瞪瞪的寫，停了一會交給我一個紙條，並告訴那個警衛員說：『帶他到收容所裏！』我吓了一跳，直到看了那張紙條，心裏的石頭落了地，紙條上寫着：『×科長，你們那裏姓周的女俘虜，他的男人張俊清問出來了。你叫他們在一起好了……』我覺得這幾天來我真蠢得可笑。

從地獄到天堂

——記民主同盟軍獨立團第六連上士馮笑發的訴苦——

前年九月十五日那天，保長傳下來了，要兵！我弟兄三個，大哥年紀大，二哥眼不得勁，再輪就
是我。可是我年紀小，保長說：『不行，這是委員長的命令！』母親哭的眼都不好使喚了，還是不
行。結果是坐上火車，離開錢洲縣。車開的飛快，我想往下跳，但排長、班長拿着槍守在門口，我沒
有跑掉。

我們一坐美國人的飛機，受美國人檢驗。『我想，我身上那裏弄壞就驗不上了，我就可以回家，
便拿土放到眼窩裏，美國人把我眼翻了又翻，他越翻，我越擠，結果驗上了。我一個同鄉叫郭義娃，
人家眼窩裏放的鹽，沒有驗上。當天發四個饅頭，上午我吃了三個，這就錯啦！挨了排長三個戒尺，
哭！哭也沒辦法，我坐了美國飛機八個鐘頭，就到雲南（陸良縣）的死（師）管區了。

『死管區，管死區，落一條活命都了不起！』

死（師）管區是管徵兵的，營盤就是監獄，新兵就是犯人！初到第一天，吃飯還差不多，第二天
不飽，就三天就挨餓；住下就是死的死，亡的亡，臉焦黃的焦黃。每天中午，半夜十二點各一頓稀
粥。人餓的站起來眼前冒黑圈，跌倒了爬不起來，見到炊事兵擔一擔涼水，也不管班長隊長的皮帶皮

鞋，死也得搶着喝一口，得病的沒有法治，每天都往外抬死人。

二十多天來，因為我年青一點，沒有餓死。硬把我往五十二軍裏編時，隊長問我：『你家是那裏？』我說：『陝西省錢……』不等我說完，他說：『被子留下，軍隊要『整齊化』。』

『鴨子尾巴，後娘的心，那個也比不上中央軍！』中央軍是『官大一級壓死人！』一句話不對，班長給你三戒尺，要報告排長又挨六扁擔。大家都說：『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少說話，多敬禮，能拍馬屁開階級。』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沒有靠背的（有姐夫叔伯當官的）老實人，吃了苦，挨了打，一輩子還是個老憨兵。點名發餉的時候，當官的就忙啦！造冊子，捏名子，編排人數，都是連夜趕；我剛一去頂的名字叫李仁德。點名吃空子，富了當官的，窮兵何嘗。『窮排長，富連長，不窮不富事務長！』一點不假。公開貪污，誰也不敢說，要是說了，上邊說『你敢看不起我的「官」，「國家」部看得起！』免不了又是軍棍和戒尺。所以都存着『總有一天戰場上見』的心，再不就是跑。班下什麼都是要好看，發的褲單不許鋪，是整理內務用的；種的菜不讓吃，等上邊檢查時說我們菜長的好；廁所不准大小便，檢查時說『衛生』不臭，廚房不做飯，也是爲了『衛生』。

後來隊伍要走了，我瞅個空跑了。然而：『天下老鴉一般黑，』離開虎口就是狼窩。剛跑出去又被輜重團抓住，編到一八四師，不久就開到安南。安南有很多中央軍，這些軍隊也實在是：軍不軍，民不民，仍是亂七八糟。長官宣佈：『不准外出！』可是當官的一天不見面。整天花天酒地，跳舞場，密子，旅館……什麼地方最壞，什麼地方就有中央軍，不到六七個月，拐的拐，病的病，楊梅大瘡染上了；沒有這些病的，至少也打過六零六。

命令傳下來了：『到上海整編隊伍，編後叫坐飛機回家，軍人要識字的，不識字的就不夠資

格——並且還讀了『報紙』說復員後房子、地、老婆都有，是『有功』軍人，給住的，吃的，無家的，都由政府給解決，大家高興，我也高興。坐上兵艦，槍都收了放在箱子裏，鑰匙美國人拿着。美國說啥是啥，把我們當官的提去掃地，誰也不敢說話，美國當兵的也是官，當官的更是官，惟有中國人（中央軍）是孫子。美國兵艦，美國人開，從安南的海防到上海，整整十天十夜還沒有到。大家着急，我越發糊塗。又走了一整天，登陸了（葫蘆島）。大家都害怕起來，到處站的都是崗，又不準互相講話，上了車也不敢黑夜走，又說前邊十里路就是『匪』（指民主聯軍），真怕，這十夜能使人少活幾年。終於到了海城，越發緊張，不是修砲樓，就是挖工事；大家此時才能明白了！是打內戰！可是潘軍長好，領導我們走了另外一條路。

現在的好處，我不說了，說不完，我覺得啥都好。啥都和蔣介石那壞軍隊相反，現在我真的高興。

懷念與懺悔

新一軍中尉附員 胡 盧

在做着俘虜的歲月裏，我想起了我的弟弟。

弟弟名傳棣，是一個剛滿二十二歲，有着沉毅性格富於高超志趣的青年。

遠在九年以前，當弟弟還是十三歲的時候。我便遠離開了家。那時弟弟的各方面表現，都顯見是一個極其聰敏的孩子。別後，我還時常掛念着他的前途。「他到底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呢？」只是這樣懷想，却沒有得到家鄉消息了。

去年六月，我隨着國民黨軍隊攻佔了四平，在那大戰過後荒涼滿目的四平市的一家小飯館裏，遇着一個講着淮上鄉音的青年軍官，萬不料那就是一別九年的弟弟。

弟弟是完全變了！他已從頑皮孩子變成一個穩重的青年了。他的魁偉的像貌與洪亮的聲音，已使我不能認識。我呢？九年的風露，把我變成衰老，也使弟弟不復相認了。真的，若非借重一點鄉音的聯系我們會是當面錯過了。

我急於想知道，在國破家亡後的弟弟，倒是怎樣長成的？我就細心，像一個慈母在盤問着她遠歸的遊子似的，在盤問着他。

他說話了！他的語意真是含着無限辛酸！讓我把它記錄在下邊吧：

「遠在五年以前！家鄉是早已淪陷了！我以流亡青年的身份，在豫皖邊境上的國立第廿一臨中讀

書，校長是湯恩伯，可知那學校的性質如何了。大哥！實在的，我不能在那學校再待下去了。我的精神是萬分痛苦的。思想與言論的不自由，逼得人緩不過一口氣來，我不能再耐了，我開始給自己打着主意：

『反正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到處都是流浪的，我的意念告訴我，只有遠在西北的延安，才是青年們的真正歸宿地，才真正是青年們的天堂。廿一臨中離延安不能算遠，我打定了主意：要走！於是在一個秋風蕭蕭的夜晚，我悄悄的離開我不能滿意的學校，跨上陌生的征途！』

『我克服着眼前絕大的困難；旅費不夠了，我賣去我身上僅有的一件毛衣，我雖然知道越向西北，氣候會是越發寒冷。可是，我不管這些事，我一味冒着任何的艱難，向着我的目標勇往邁進。』

『然而，意外的困難，決定了我的命運。天啊！當我才走到臨潼，我便成了別人的網中物！』

『阻礙我行程的人是誰呢。不是別人，那正是坐鎮西北的胡宗南。』

『起先，他是以軟禁代替了挽留的。我多方的聲辯說：我是要到西安找親戚。但他們要我的親戚有一封信來證明我的行動。我便胡亂的寫一封信出去。天曉得，西安那有我的親戚？那封信一去當然是永遠魚沉雁杳了。兩三月過去了，我恢復了『自由』。然而我却已正式成了他的教導隊的學員。』

『反抗深藏在我的心底，沉默代替了憤懣。我是一隻需要自由與春天的小鳥，遲早我是要逃出樊籠衝向自由的天地啊！』

『終於，時機來了，在一個嚴寒的冬夜，藉着別一隊學員結業典禮的時候，大家都趕向土庫第七分校去參加典禮去了，我果真獲得了自由。』

『這回的計劃，比前更縝密得多了，我想着我寧多繞一些，却不能讓他們抓住。我計劃繞個大

圈子，再向東走，待偷渡過風凌渡，由晉省西邊再向西北前進。然而，倒楣透啦，當我才獲得了自由三天，終於又被他們捕獲了。」

（記得當弟弟述說到這時，他的臉已由悲哀而變成緊張。眼裏浮着淚光，伸過手來握緊了我的手。）

「大哥」他喚了我一聲。

「不想這時才是真正的苦難來了呀！他們好殘忍呀！他們抓了我回去，不管室外的氣溫多麼底，不管外面的風雪多麼大，他們立即剝去我的棉衣，把我吊在一顆樹上了。他們用皮帶抽打着我的下身，我吊得高高的，用一塊大石壓在我的背上，我暈了過去……」

「經了無數熱情的青年的朋友去哀求，我的生命被『寬恕』了下來。然而我的臂膀却因被吊而折斷了。

弟弟挽起了衣袖給我看！他的右臂果然清晰的呈現着繩索捆綁的痕跡。

「三十年的春天，我的斷折過的膀臂才復了原。在這期間，我一直是在軍醫院裏的。」

「由於當前的痛創的教訓，我已喪失了遠走高飛的勇氣。知己的同志們，也勸我暫時隨遇而安，等待着將來的機會。最後，我又改換到了另一部隊。」

「這個部隊，便是現在的七十一軍。由於幾年的經歷，我已由士兵昇到少尉。」

「其實我的精神是永遠深深痛苦着的，即使讓我當了少將，我也永遠不會滿意現狀的。這是什麼年代？什麼社會？難道還容得實行獨裁專制殘殺老百姓嗎？我忍不下去！」

「大哥！我老實告訴你，雖然事隔五年了，我的意念並沒全死的。延安雖然越離我越遠，但我的

精神却越接近，你聽着吧！我終於是要高飛的。」

他的話到此結束了！但接着是我給他的批評，我以為我是比他老練些，知道的事情多些。我當時總責備他不要任性不要盲從。我也曾勸他認清責任，努力向事業的目標前進。

後來，他在四平時，也曾來過好多封信，那裏總充滿着要求我給他精神上的解救的呼聲。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救他精神上的苦悶呢？我只有勸他克服環境，不要盲從。

唉！這裏我該說說我要說的話了。我覺得，過去我曾犯下了大的錯誤，我對共產黨太缺乏認識了。我對我的弟弟太慚愧。尤其當弟弟大聲疾呼要我給他精神以解放時，我耳隔靴搔癢似的對他作無聊的慰藉，我真感到我太愚不可及了。

一月來的俘虜生活，我看到的太多了，我開始認清了現實。甚麼是我們應走的路呢？這正如弟弟所說，延安（或其他解放區）才真是青年們的天堂。

逃出閻王殿

徐雙銀

控訴閻錫山殘害釋回被俘軍官罪行——

按：作者係河北人，曾任閻軍解救支隊三大隊五中隊上尉中隊長。卅四年秋，上黨戰役時在壺關城放下武器後，入太行軍官教導團學習，於卅五年夏我軍大批釋放被俘軍官時放回，近又逃來解放區。

我們在上黨戰役被俘八百多校尉軍官於去年夏天被八路軍寬大釋放，端陽節的那一天我們回到了太原，住在北門外小營盤，在『幹部』和崗哨嚴密監視下，不讓出門一步。回太原後的第四天成立了集訓團。集訓開始了，恐怖也就開始了。他們首先提出所謂：『倒苦水運動。』其實我們有什麼苦處可說呢？要說的話就只有八路軍對我們寬大和優待，我們不能以怨報德，所以就沒有人說。於是他們想盡各種軟硬辦法來哄騙，第一步，要每一個人寫出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經過詳情，說是一點也不要漏。不然有人『突擊』出來了，就要嚴厲處置，而且寫了又寫，第二步，由隊上五個幹部輪流重覆地進行個別談話，談話時拿出假條子來嚇詐，說是有人用條來『突擊』，這樣寫來寫去，先後難免會發生一些言語上的矛盾，他們就在這矛盾中找岔子；第三步，實行檢討，有班檢討，隊檢討，團檢討，一到團檢討，就只有死路一條。第一個被提到團檢討的叫楊樹臣，河南安陽人，卅一歲，曾在六十一軍二零五

團三營當過少尉排長，三十四年八月在蕪湖放下武器。他在太行軍官教導團學習時，曾說過他自己被閻軍綁到山西當兵的情形，就是這一條把他提到團檢討。被提出後他很慷慨的說：『好幾個人都突擊我這一條，是的，我說過，因為那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最後對楊樹臣的處置，實行舉手表決，只見那些『鐵軍』壞蛋們亂嚷：『槍斃』、『自裁』、『亂棒打死』……結果叫他『自裁』。這時誰敢不照他們的意思舉手表決呢？表決之後，突然又有一個壞蛋站起來說：『要把他戴高帽遊行一次，再叫他自裁。』到了第二天，果然把楊樹臣戴了一個二尺高的紙帽子，在營盤內遊行了一遍，然後讓楊樹臣呆呆站定，命令全體集訓團的學員排成二路縱隊，從楊站着的地方走過，逼着每個人都要朝他的臉狠狠吐一口唾沫。到了第三天才用汽車把楊樹臣押進城內去『自裁』了。自楊樹臣『自裁』後，一連廿多天，每天上午隊檢討，下午團檢討，天天至少要死兩三個人。在整個團檢討過程中，他們處置人的辦法，也是花樣很多，極盡殘酷的能事。最常見的是罰跪，絕食，禁閉，槍斃，『自裁』，亂棍打死……。罰跪的是叫在閻錫山的像前，輕者跪三天，重者有跪兩個禮拜的。禁閉輕者一月，重者一年。被禁閉編了一個隊共有一百多人，禁閉在營盤內，還有十來個被押進城內監獄裏去禁閉了。說是『什麼時候把八路軍消滅完，什麼時候就放他們出來。』誰都知道，那就是無期徒刑。因此臨行前有人暗暗的說：『八大爺（指八路軍）不來就逃不出來。你們不盼，我們盼。』被槍斃的是趙子榮等廿多人，有一個是因為他在班內覺得悶熱了，於是一個人走出室外去了，後來硬說他是企圖逃跑，當夜就把他槍斃了。被『自裁』的廿多人，都是用汽車押進城內專設的一個『自裁院』院內，每個房子放有三件東西，一把短劍，一盆毒藥，一支手槍，由『自裁』者自擇一種。在規定的時間內實行『自裁』，到了時間就進房要屍體。亂棍打死是最慘的一種，被亂棍打死的有杜長河（河南人，六十六師一九八團

三營營部傳達上士，在磨盤牆被俘）等卅多人。那些「鐵軍」壞蛋們故意不馬上打死，你一棍，我一棍，狠狠的，要打二百多棍，渾身都打遍，到處都打得皮破血流，才讓他慢慢死去。團檢討大會是那樣的恐怖殘忍，所以在大會上氣死了兩個，有三個氣暈，後來拾回班上也就死去了。還有三個發瘋了。七隊有個醫生在極端氣憤中大罵道：『在八路軍半年多沒有死一個，完全釋放回來了，一回到二戰區倒要叫人死，還要活活打死，究竟那裏好，還不明白嗎？』因此馬上便把他禁閉起來，後來就餓死在禁閉室裏。此外還有十多個僥倖逃跑了。我現在是虎口餘生，又安全的到解放區了，希望尚未逃出來的同人趕快設法逃出來。同時希望全國一切民主人士起來，趕快結束蔣介石和閻錫山的黑暗統治，救這些青年。

我的遭遇

張其泉 記

——新解放戰士馮殿君自述——

我不好意思說，因為這是我家裏的事，我嫌丟人，所以過去你問我怎麼當的兵，我只說七一軍從家裏把我抓出來的；現在我覺得心裏很難過，我老實說吧！

我是開魯東舍伯吐附近一個小屯子的，周圍全是沙坨子，什麼軍隊也不大去，家裏有五六十歲的老父母，哥哥給人家抗活，還有個嫂子，我從小瞎一隻眼，給人家放牛，過去一直過苦日子，咱們軍隊在時給我們分了地，國民黨來就又給『倒』回去了，我家就又過着悲苦的日子。

去年夏天，中央胡子張念祖部勾結我村的壞蛋，把我姐姐給搶去了，我一家人哭天嚎地，老父親一急把眼急瞎了，老媽也病了，我嫂子氣得對我哥哥說：『去！當八路去！他們把人搶去了，你去打死他們把妹子搶回來！』這樣，我哥哥參加了保一旅。以後咱們軍隊走了，我們家又被國民黨『倒』去了土地，日子更難過了。

臘月裏，張念祖回到了開魯，並且做了縣長，假惺惺的貼出了佈告說：『過去搶了誰家的牛馬，可到縣城來認領。』父親對我說：『人家認牛馬，孩子！去認你姐姐吧！找不回來，見見面也好，總知道個下落。』離過年還有兩天，我就往開魯去了。晚上住在半路親戚家，沒想到半夜裏房上爬滿了

人，吆喝着催我們起來，見我年輕點，就抓走了。是七一軍暫編第三師，他們還說招兵哪。

到開魯後，我哀告他們說：『我家四口人，父親眼瞎，就靠我這個十九歲的瞎眼孩子養活，我又不能打仗，放我回去吧！』可是，人家不說話，既不給我找軍衣，又不放我，硬叫我跟他們做了幾個月亂七八糟的事。

今年咱們軍隊打下了開魯，張念祖也打死了，仇算報了，可是我沒有親手宰割那些王八旦們。我就這樣被解放到咱們這裏來。現在讓我回家也好，留在這也可以，因為我家又被咱們軍隊解放了。

二月五日馮殿君回家了。給他路費時，這個寡言默語的孩子臉紅了，激動的說：『我不知道怎麼好，我真感謝你們……』請你們放心，我回家一定好好幹！』

我逃出鬼窟

個夫

當八路军二十一旅解放遼陽時，我只知道八路军是抗日軍隊，其他一切都不詳細了。又過兩個多月，八路军撤出遼陽，中央軍的美式化新六軍部隊進駐遼陽，我認爲這是『正牌國軍』。我是窮人家的孩子，爲了飯碗問題，去年七月一日，上瀋陽參加蔣軍後方勤務總司令部第三兵站總監部，充文書上士之職，但並不被他們重視，我們寫字也是『奴化』，說句話也是『奴化』，處處受侮辱。他們口唱的是實行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堂皇口號，然而我並沒看見三民主義事實在那裏。也沒享受着自由平等的待遇。再看看『中央』派來的接收大員，把物質都接收到他們自己家裏去，住高樓，娶小老婆，坐吉普車，每天吃雞人餐廳，跳舞場，貪污腐化，驕奢淫侈，簡直可恨極了。中隊裏更黑暗，有一次隊裏從鄭家屯買來幾匹馬，過幾天後得病死了，中隊長楊蔭槐（少校）報告了大隊長丁益尚（中校），公事批回說：『調養不周，死馬變賣，由責任者自己賠償，限二日內交齊。』並申斥說他不堪勝任着卽免職等語。第二天楊買了十盒咖啡煙捲，把東北九省流通券十萬元裝入其中，命傳令兵給大隊長送去。傳令兵拿回來一封信，寫着：『蔭槐兄：那馬不用賠償沒關係』，就這樣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可是大隊附白廉生（少校）聽說此事，當晚四點鐘來電話說：『明天檢閱你們第三中隊』，次日晨天剛亮，白和他的未婚老婆，坐着吉普車來了，這時中隊長尙未起床，白大發雷霆，開口便罵他老王八蛋，無用貨，同時帶送大隊部緊閉室押起來。第三天白結婚，楊的小姨子去參加婚禮，替楊

說情，當天晚上就放出來了。唉！這種事你到那裏說理去呢？在蔣管區裏金錢人情是萬能的，若是有的錢，殺人也不會犯罪的。一般的青年，都被拉攏去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諜報隊，東北行轅特務團，青年遠征軍二〇七師。並告訴他們說『這樣做才是真愛國。』但我漸漸明白了蔣介石賣國罪行和美國在華的野心，『國之興亡，匹夫有責』我在去年十月思想就動搖了。直到今年正月，最關懷我的了心大哥（他是在新一軍任上尉幹事之職），寄我的信中寫着：『溫室不是我們的家，要那滿天的風沙』兩句話，我覺得他說的話涵義很深，他告訴我們東北青年今後應走的道路。我的思想大為激動，盲目的『正統』觀念完全打碎，恨不得一時離開苦悶的地獄。在三月十三日趁着中隊長不在，我私自開了一個護照，登火車回了遼陽的家，會同了心兒和四個同學，一同化裝出走。三月二十六日早七時，冒着北風煙雪，踏着冰塊離開了故鄉，邁上長征之途。經瀋陽、四平街、到鄭家屯。這裏的特務好像五月的蒼蠅，一羣一羣的亂飛，真使人討厭死了。到通遼，把情況探聽好了，決定在四月三日繼續前進，他們五個人更很順利的渡過西喇木倫河船口，獨我和開魯的六個買賣人一起走。到船口時受到降隊的檢查，降隊盤問我往那去，我們是往道德營子去的，但我一時沒想起來，只含糊答說：『上道：『營子』這時恰巧我背上馱着的二十五斤切糕也掉在地下了，降隊們見了大笑，說：『讓這小子去吧！傻頭傻腦的』。我很幸運的渡過最後難關。四月五日，終於道了目的地開魯。我是怎樣喜悅啊！

何日見親人

——兩個蔣軍下級軍官日記——

按下面這兩東日記是民主聯軍於去年徐家屯、沙嶺被迫進行自衛的戰鬥中繳獲，而連續在『遼東日報』上發表的。

從這兩位國民黨軍的下級軍官的日記中，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東北內戰是怎樣一回事。十四年前，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時，望風而逃，堅持不抵抗政策的『先生們』，將東北父老兄弟姊妹拋棄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而現在，當我們剛被蘇聯紅軍與抗日聯軍解放出來時，他們就不惜從遼遠的印度緬甸將所謂『中國陸軍的標準』調來，挾着『美國精銳武器』，同東北父老與他們的子弟兵民主聯軍干戈相見了。反動派的這種悖逆行爲，不僅爲老百姓所反對，就是他們的下級軍官所渴望的也不是這個，而是『四億五千萬倉生之幸福』，與爹媽、『表妹』的團圓。這日記正表現了那些下級軍官的思想和情緒。

我們不知道這日記如何達到民主聯軍的手中，因此也就未知兩位作者目下已被人民軍隊所解放了呢？抑或仍然作着『不願去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呢？甚而至於橫在遍野的死屍之間，爲野狗與烏鴉聚餐呢？雖然『本部自印出發以來，只有進，不知退，』但這日記之能以在這裏公諸

國人，不就說明他們並沒有『一鼓殲滅』了別人，而是適得其反嗎？嗟呼！『中國執政的先生們』！人民何辜？下級軍官與士兵何辜？

日記中引李白詩應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其他別字很多，標點符號亦多不當，但編者毫未加一絲改正，悉依舊樣，以存其真。

編者 七、十二。

李滌生日記

新六軍廿二師六
十六團二連文書

元月二日星期三

地點南翔

假如我們中國仍不團結，仍舊內戰，那真是危險極了，國際地位降低，自己不爭氣，自己都不能治理，還有餘力幫助人家嗎？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中國執政的先生們，再不要鬧意見了！趕快乘此千載難過之良機，團結一致，來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否則將陷中國四萬萬人於萬劫不復之地獄。

一月三日星期四

人無朋友，如魚無水，魚無水不能活，而人無朋友又怎樣過活下去呢？唉！我何時與我友晤面？

一月四日星期五

棄我去者昨日之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多煩憂，國事如斯殊爲惋惜，國家大事非我等小兵擔心，因今日國事之不振，而直接影響我們小兵之身上，爲了自己，更爲了其他千百萬與我一條命運的

人，我馬不能憂心如焚呢？

一月六日星期日

今日報紙發表×德遜將軍招待滬新聞記者談話云：我軍即將海運東北，而我們同志中大多數都怕到北方去，原因是怕冷。

老實說：在我李滌生的腦子裏，根本就沒有『怕』字，我什麼都不怕，唯一的怕是怕自己，因為我的敵人我可以用我的勇氣去撲滅他，怕我有心中賊我最怕不過，假如我不能戰勝他，我將整個的擊滅，所以我時刻都不能放鬆我自己，從今天起忍受痛苦，咬牙與自己血戰一場。

一月七日星期一

中國現在正鬧黨派，有主張各黨各派執政的，有主張一黨專政的，到底是那一樣好呢？今天起我應有正確的人生觀——應該為真理正義——從今日起作一個政治家，作一個政治家應該有遠大的眼光，能看到世界的全部，不要只看到黨或派。

一月八日星期二

近日戰爭又轉佳了，這是好現象，協商會也快開了，內戰可在明後日停戰，只要內戰一停，交通恢復，國事一天一天就可以好轉了。

到北方去，天天在喊，但何時動身呢？又不是老在這裏，真是使人不安之至！快點吧，我們馬上走啊！

一月九日星期三

唉！今天中國的寄生蟲太多了，半死人也太多了，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

國事一天一天的好轉了，國家的一切將決定在明（十）日之政治協商會，此會如果成功，實四億五千萬倉生之幸福，萬一不幸則後慮無窮，吾人拭目以待。

一月十日

我之所以消沉原因雖多，但是我缺乏人家給我安慰與鼓勵，沒有朋友來鼓勵我。

一月十一日

今天是中國和平曙光的第一天，中國的內戰經國民政府及中共雙方協議，於今日發出停戰命令，並設軍事調處執行部監督實行。

一月十六日

下午六時上船，船因載汽車甚多，把地位佔去一半，所以甚擠。

外國人對秩序及守時間極為重視，反過來看看我們自己是慚愧極了，既不守秩序，官長指揮又失當，鬧了一天還不能夠登船。

一月十七日

今天早晨起來連洗臉水都找不到，好像一羣囚犯一樣，登人家船什麼都不能自由，唉！中國太窮了，中國窮而中國軍人更窮，以中國陸軍的標準的我軍，與美軍較之相形之下實在見拙。

今日上午八時由上海開船，今日離了上海，不知那日才回到江南。

一月二十日

十七號由上海開船。行了四天三夜於二十日上午十時達秦皇島。

一月二十一日

昨天夜晚把所有的衣物都集中來蓋，一個人睡在床上還覺得很冷，北方的氣候確比南方冷，海澱結冰已遠一公尺厚，今天起得很早，洗了臉到火車站打一轉，回來檢查東西，因此次各連呢衣不在很多，檢查的結果等於零。這樣仍來找士兵的麻煩，真有點兒那個！

下午八時由秦皇島開車經山海關。火車飛馳電掣的走着，大風掠颯，驚沙撲面，遍地草木都黃黃的，北方與江南真是大大的不同，記海南方到現在這個時候已經處青山綠水的，北方呢？死氣沉沉令人苦悶。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地點溝幫子

昨天晚上由秦皇島起程，經一晚半日之時間，於本日上午十二時到達錦縣，在本站停一分鐘，開車至溝幫子已五時半矣！

今天宿營一縫衣店老板家，生平第一次睡炕，很熱，晚上只蓋一床被都很熱。

一月二十五日

我營奉命開赴距溝幫子二十里之趙黃地駐防。一天精神無安慰，苦極。

一月二十八日

近來不知怎的，心無所思，大概是沒有閱報的緣故吧！

近來的我，常常感到教養，失望，悲觀，自己明知不當，却又無可奈何，唉！

一月二十九日

近來連夜失眠，夢寐不安，思家之故乎？昨天夜晚連夢母親三次，我與母親分別已十二年，不通音信已四年，我不知母親的存亡，『每逢佳節倍思母』我的心實在痛極了！母親啊！今世不知還能

與你老人家見面否？你的不孝的兒子，罪該萬死，不孝不罪過於天。

一月三十日 趙黃地

好幾天沒有閱報，政協會是否開得有結果，我不得而知。精神焦悶之至！我真懷疑！內戰不是已經停止了嗎？爲什麼還打呢？中國如果仍無法消滅內戰，則前途真有不堪設想之一日，國際地位不但降低，而國家民族的利益也非常危險。

一月三十一日 趙黃地

我實在不忍心去殺自己的同胞啊！唉！我們爲什麼還要白相慘殺呢？

二月一日

今天是陽曆二月一日，三十五年又過去一月了。在這一個月的當中，我們由上海遠渡重洋而來東北，這在我的生命史上也是值得紀念的一次。

我真的這樣長久下去，前途完了，假如有良心，馬上改過來，否則你前途危險萬分。

二月二日

中國目前的狀態實在令人可嘆！何日澄清不得而知。

我們現在按兵不動，盼着還有調停的希望，可是我的這種希望終成了泡影，這幾天來戰雲密佈了！我們都在準備開赴前線，唉！不是雙方都已下令停戰了嗎？爲什麼還要打呢？我自己昏昏沉沉，我們不久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和那無情的砲火相見了！我與死人家，人家打死我，都不過是這麼回事，唉！我真不忍中國人殺中國人。

二月七日

今天山趙黃地向前進十五里地，至胡家鎮。

我不願去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現在已逼我去作。目前的形勢是避免不了戰爭。唉！以美國精銳武器來內戰來殺自己的同胞，我根本反對，根本不贊成，但是我也是一個可憐蟲，反抗又有甚麼用呢？唉！我也只得昧心去執行我的任務。與同胞拚命，我的心痛極了！

二月八日

今天上午九時由胡家鎮出發，今天盛會宿營，此地距盤山十五華里。

國事何時澄清？心緒如麻！

二月九日

今日上午八時左右開盛會出發，搜索向中心店前進。

二月十一日

今天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由中心店動身，行程四十里，至西巷子宿營，今日途中極餓，到達目的地極爲疲勞，途中未發現敵踪。（指民主聯軍——編者）

二月十二日

今天行十二里路，夜宿富家鎮。

今天未發現敵踪，共軍到那裏去了？怎麼不見呢？（是民主聯軍爲顧全大局，自行忍讓退了——

編者）

二月十四日

作戰以來心灰意冷，心如火焚，苦如傾訴，中國人殺中國人，令人寒心中國真的長期內戰。則元

氣必喪，非亡國不可。中國有血性有志氣的人，誰願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呢？

二月十六日 地點 富家鎮

這幾天在這裏休息，不知前方情況如何？心焦如焚。

難道說我們就真的忍受長期內戰嗎？天知道！

中國的事情真使人難以猜透啊！

陸中傑日記

新六軍廿二師六
十四團九連排長

一月三十日（古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晴

沒有事，真好日子，上午訂好這本日記本，到市場走了一趟，回來就開飯了。

咳嗽與流鼻涕好了，但嘴仍是燒灼未好，腳又杜裂非常痛疼。

下午團本部又有個通報，規定多餘的行李打包，自形勢上看來是又要出發了，但不知道是打「共匪」還是到哈爾濱去。

二月一日（古曆十二月卅日）星期五晴

駒光易逝，馬齒徒增，在轉瞬當中又是舊習慣的除舊歲，檢討全年毫無寸進，上半年在軍二分校過着艱苦生活，結果終歸裁撤，近來數月又是離鄉背井，千里奔波，弄一個事不遂心，如騎虎之勢不能下背，長年的光陰就是這樣的消磨。

我前次離家還是不遠的距離，但剛拜別爹媽向旅途前進的時候，却聽到爹說「連今年算已經整整

七年，沒在家過年了，這回你可要早些回來啊！

想平常我雖不在家，但其餘的却能團團圓圓歡歡樂樂的在一起過年。而今年忽然與大哥分居，僅是爹媽弟妹與我的表妹在一起過年了，爹媽一定會覺得酸心！

每逢佳節倍思親，現在也居然想起家來了，何時能得再團團哪！爹媽！淚止不住了！

二月三日（古曆一月二日）星期日晴

上午團長檢查內務及武器彈藥，忙了一天，我因新來，一切托排付指揮，甚爲努力。

二月五日（古曆一月五日）星期二陰

上午各班將留存的包，又重新打了一下，較之整齊。

下午第一次集全排訓話。

晚上連長又訓話，一、關於檢查內務的規定；二、與當地的民衆不要洩露秘密，不要暴露企圖。

三、要多運動。

二月六日（古曆一月六日）星期三晴

從上午寫了一封家信，兩封覆信，就是一天。

晚上與排副折卸衝鋒槍，並互相研究，可惜他是沒有多的學問，服務軍中已有相當歷史，說話點吹，使我都難過，但他的年歲歷史均在我上，又不得不對他加以原諒。

二月七日（古曆一月七日）星期四晴

早晨正帶着部隊在運動，連長派傳令兵來說：要我到連部集合出發，說有任務『本團與六六團奉令掃蕩離此一二百里地之『共匪』，將背包打好，隨時有命令來即出發』返排後將任務告知本排，規

定背包的方式就解散了。

上午至各班檢查，下午就試槍與手榴彈，可惜我自己這條衝鋒槍有點毛病，有時不能連發，真是美中不足，後又教傳令兵在戰時傳達命令千萬不能錯誤，否則排之勝敗就係在你身。

夜晚連長講話，又發了不少牢騷，其實是對何排長，我自從到連上從形勢上看來，連長與何排長是有點不對頭，剛才連長又請我吃餃子，對我說了些好聽的話，到現已十時才回排來。

唉！又要打仗了，都是中國人有什麼打頭？天哪！還是和平了吧！爹媽聽見這個消息不知要怎麼着急呢？其實我也不是怕打仗，只是想不到從遼遠的南方開到這裏挨令受凍，結果還鬧不和平，還自己打自己人太傷腦筋了！

二月八日（古元月八日）星期五晴

晚上作了一夜惡夢，早晨起來頭總是昏沉沉的。

奉命出發至溝北宿營，六六團在前邊。看情形是真要好好幹一下了，抽空把槍彈都擦拭了一番，

二月九日（古元月八日）星期六晴

早晨七點鐘出發，本排爲尖兵排，在連之先頭，情況一步緊一步，不知那部份已發現了目標，和共軍接上了火，斷斷續續的砲聲頻頻入耳，到今天把大衣都放在馬車上，所以輕快的多了。

至下午到何村宿營，那機槍聲音就在不遠，本連改爲豫備隊，保守師部在後面，晚上連長又派本排去一個班到七連去聯絡，不公！我非常不願意。

二月十日（古元月九日）星期日晴

今天休息一天，聽說共軍業已退，我六六團佔了盤山，傷亡極少。

上午買了一隻鷄兩斤肉，請各班長大吃一頓。

二月十一日（古元月十日）星期一晴

昨天團長來一兩個手令：要一定歸還建制，師長不需。

今天又向高坪推進十五里。

宿營時，本排奉令爲排哨，警戒全連，駐蘇家窩棚。

二月十二日（古元月十一日）星期二晴

今天脫離師部，歸還建制，走了五里到孫家窩棚。

二月十三日（古元月十二日）星期三晴

今到台安，團已前進十五里，我營在董坪宿營，剛將陣地配備好，準備洗臉，忽奉令馬上出發，

說一營已打上了，並且傷兵已陸續的下來了。

敵人還是退却了，馬上又前進十八里宿營，本排單獨擔任警戒，離敵約五里，對敵對峙。

口令先是『努力前進』『努力攻擊』後又改成『武術』『變換表尺』

二月十四日（古元月十三日）星期四晴

昨日前偉營（第一營）在西佛牛莊發見敵人，當即展開激戰，後二營又趕到了兩個包圍敵人，欲

一鼓氣，將其消滅，但雙方死傷均甚重，今天我營通過，見死屍遍野，慘不忍視，真所謂……『戰功

成，萬骨枯』

日本投降後還這樣自己打自己，又何怪別人輕視呢？沿途共軍貼的標語到處皆是。

二月十五日（古元月十四日）星期五晴

昨日上午七時半團部及直屬部隊循台遼公路跟縱一二營，追擊敵人，薄暮光景均抵遼中縣城。敵軍又自動退去。（爲了和平忍痛讓台安，再讓遼中；……編者）

今天離四里地有敵人固守，我營仍是前進，我連爲尖兵連，木排爲尖兵排，在全營之先頭，真是用了全幅精神，木排小心前進，以爲非打上不可，結果並未遇到情況真是大幸。（不是大幸而是照顧大局再讓一步……編者）

聽說媽媽街駐有敵軍數千，豫定明日將其殲滅，大概一場惡戰總是免不了吧？

二月十六日（古元月十五日）星期六晴

今天是古歷元宵佳節，我營仍向前推進，開離此五六里之處左右均有敵人，第八連走右翼，從沙灣子前往媽媽街，我連與七連走左翼，佔領肖寨門，敵人均自動退去，未加抵抗，頗爲奇怪。（一讓再讓三讓……編者）

聽說本團之任務只是到遼中止，明天大概還要退回來沙溝子，或徐家屯，本部自印出發以來，只有進，不知退，如真退的話，於軍心民心不無大影響，這可見上面之計劃尺週詳，如只到遼中止，今天又何必到此媽媽街呢？

晚上明月如畫，天幕上補助了稀稀的慘慘的流星，在這平原上觀望九時多，在東西南三方略間斷續之槍聲，心緒不寧，雖已入夢，不由得思想起家來了，這樣下去的話，什麼時候才能和親人見面呢？夜半了，又起身，拿起筆來寫，但滿腹愁悵，從何寫起呢？算了吧！明天還要行軍，說不定還會

有戰鬥。

奴才不好當

——一個國民黨軍官的日記——

這本日記是在金家堡戰鬪後繳獲的；作者姓楊，是國民黨軍八十七師的作戰參謀。日記中除了表現了他那一羣私生活之空虛無聊，腐化墮落外，主要的還可以看出國民黨軍之被美國帝國主義驅使到東北進行內戰的情況，以及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國民黨軍官因經常受美國人氣而引起的心苦悶與煩惱。特摘錄一部分發表於此。

——編者——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勝利獎金」和七折八扣的十二月薪餉今天算領到了，無限的不平，無限的憤慨，無限的感想同時也就湧上心來，真怪得人家要喊革命了。

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

往專員公署開會，馮參謀到席，宣佈進攻如皋、海門、啓東之作戰命令，以及南通善後問題之商

討。

一月十八日

移入南通城防指揮部，開始辦公，事情大概就緒，也就樂得個偷閑的工夫，同陳、蕭漢兄一塊『外宿』。（按：『即宿妓』之意，看下文就明白了。）

一月十九日

早上回來，剛進營門，副師長，或許知道了吧，當頭拍案大罵，什麼長什麼短，就差『造娘』的話沒有說出，這個年歲，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按：由這話可以看出這位副師長也是常去嫖妓的；不然，這位楊參謀不會如此氣憤。）我們忍氣吞聲，又有什麼話可說呢？

二月十八日

清早往更世兒處，取回副師長之照片，並辦理九一師未還之手槍所應交代之手續。完畢後，陪同陳國兒話別東南營之女友，當分離之時告知辭行之意，『斷魂藍橋』之劇，不出所料，如法表演矣！突突（按：當係『拖』字之誤）扯扯，使我人竚門首，實感狼狽，後婉言曉諭，逾時無結果，給錢若干，方才顏開淚收，恭送如儀。

二月二十一日

陳果和我攜帶行李及傳令兵一人，乘車先行返部。途中又遇道正兄，車上有一女郎，相談甚恰，霎時交換姓名地址，左右均感奇異。該女郎，據云爲常熟人，行動頗類鄉姑。別時並介紹當地風景名勝，預期下次見面時間。惜時間不允，未能如願，奈何，奈何！人謂江南多艷遇，共斯之謂歟？夜宿蘇州營，百思不得其解。

三月一日

落雨，沒有出去，終日看報消遣。說明天就要離開此地，到上海去，到東北去，幾時才能到江

南，回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杭？想至此，不勝悵然若失。

三月八日

爲着我們工作沒有頭緒，事情辦不通，朱營長和我遭了師長的一頓官腔，並且外加高鼻子（按：指美國人）的洋氣整天悶人的很。

三月十五日

整日落雨，原擬今天將師所有停置碼頭之械彈、器材被服裝好上船完畢，只怪自己部隊：一、做事不認識，一、連絡不確實，公文箱中，被人家（按：此『人家』係指美國人）發現兩棵手榴彈；一、加上高鼻子輕視中國的心理，無事變成有事，小事變成大事，結果呢，滿城風雨，硬要將七十一軍完全停運，拍電報給委員長，報告經過，最後出動了副師長，副師長，陪了好多笑臉（按：奴才像畢露）仍無結果。（按：主子也未免太嚴格！）自己國家不行窮不『硬』，餓不『新』，當然要吃人家的『骨排』了。我這樣想：如果上海的資本家，奸商們能在今天到這個碼頭來，如果我們這樣穿洋衣，看洋臉（按：指受美國人之氣）受一點洋氣的話，相信明朝市面金條和物價一定會跌下來……晚上赴舒月英約，歸途下雨，我輩仍談話自若，語句中，伊側敲旁打，頗有向我求婚之意。余唯贈以『萬里姻緣一線牽，有情人都成眷屬』一語，蓋此事不能隨便答應，衷心極感慚愧，辜負月英的這番好意。別時向伊伸手握別，路燈閃爍，見其面部表情極爲憤慨。

三月十六日

將自己的行李捆好送上碼頭，裝載，招呼部隊進站，消毒，檢查，一直到官兵上船，繳械（按：國民黨軍上美國軍艦，兵士攜帶槍隻，曾和美國士兵發生了衝突就動武，以後美國人就不許他們帶武

器上軍艦，而將其收繳封存，登陸後再發還。）捆裝在唯命是從的洋詔下，各樣做得不像昨天那樣鉤角橫生。聽說。今早我們的上官已經送賄了。可憐的中國人，可鄙的洋先生，（按：這位參謀長的良心有些動了）……。

三月十七日

我睡的是吊床的上層，每天利用這個上下的機會練習點鐵槓也是好的。房間僅有參謀長，團長，副團長，團附，兩個譯官，和我幾個人，雖然不能說甚麼好，但比起××船裏的兄弟們『一擠，二臭，三濕』來，真有天地之別了。大概是洋鬼子看見我們官長帶日本手槍和戰刀的緣故，以至惹起幾個傢伙在我們房間穿進穿出，『噤哩咕嚕』無結果，便跑到門口同我們衛兵打手式，想叫他頭上的絨線的帽子來換壁上掛着的手槍。我們相應不理，冷笑置之。或者他們老羞成怒了吧，便叫譯官同我們說，帆布床沒有了，電燈泡不敷用，抽水馬桶壞了，不能修理。但說還不够，又來一個鬧劇，似乎講：『不把那東西拿來，我們有辦法！』以致我們幾個官長，都瞪了眼睛沒有辦法；參謀長大便時也只得和士兵擠在一塊。堂堂的美國人做出這種行為來，如果說不是親眼看見的話，講來講去誰也不會信的。所以我們在此可以得到一點常識：中國人壞，但不全壞，美國人好，但也不全好，（按：這基本上還是奴才對主人抱怨的語氣！）什麼都不好一概而論的。船什麼時候離開公共碼頭我不曉得，當我跑上甲板，要看看黃浦江的洋樓大廈，已經看不見了；黃黃的江水，白白的浪花，我們的幾個兵艦對着吳淞江的茫茫大霧，只有停着發呆着急……。

三月二十日

頭痛得簡直要命，莫說握筆寫字，連睡覺解扣子的精神都沒有了。基於昨天的教訓，預先將個盆

兒放在床邊，萬一真的胃潮喉癢，準備不時之需，殊不知整個房間人人如此，滿艙幾乎成了野戰醫院，所差的就是沒有看護小姐點綴其間罷了。躺在舖裏，讓自己的身子緊隨着船外波濤起伏的節奏，如鞦韆樣蕩來蕩去，有時忍不住了，也只得咬緊牙唇，聽天由命而已。要食幾個冷麵包，沒有開水嚥下去，要穿一件人造毛的大衣，保不住暖……這就叫做：『穿洋衣，帶洋槍，吃洋飯，坐洋船，受洋罪』了，南無阿彌陀佛！

三月二十二日

幾晚間的震蕩，獨昨夜睡得比較舒適，起床後精神很好，而且聽說在今天下午一時，船將到達秦皇島靠岸，解了四天武裝，做了四天（何止！）囚犯（按：亡國奴。）沒有幾個鐘頭要恢復自由了，解放了，便歡喜得甚麼似的一口氣爬上甲板，眼看着祖國的山河慢慢兒移到面前，却是當着洋人在不遠不近的海中，投下錨鈎，這真叫人把心肝急得梗在喉嚨裏。接着一些海盜似的水手，爲了打掃船艙的事，竟像穆罕默德傳教一樣，左提着掃把，右手將拳頭揮在你的鼻子上。在這種淫威之下，使我們不少的官長受盡侮辱。本來是想『以牙還牙』，『來而無往，非禮也』，給以當頭一棒，却是仍然循正常的外交方式。（按：這一點亦不是什麼『正常的外交方式』，只是做奴才的忍氣吞聲，）提出抗議，結果『抗議』不過『抗議』，還是不了了之。在此，官兵上下千百個人……懷着滿腔的憤恨，嚥下那無名的仇火，步上碼頭，抵營地，彭副官主任志忠報告我，軍械處的盒子槍被美國水手破箱偷去了九隻，又偷去了機槍兩隻，軍需處的鴨絨被子，遭劃破麻袋，而偷去了二十床，經交涉，退還了

八床。

四月三日

聞今天所走之路已進入『解放區』……長，部隊起程……旋即下令宿營，接收各團電話之戰報，考慮情況，籌備明日進攻法庫……。

四月十四日

……『去年兩個打一個（按：指國共合作打日本）今年兩個互相打，不打不得爛，打給外人看。』爲什麼要這樣『箕豆自煎』？人世間猜不透的謎兒！（按：這個謎是不難猜破的，這位楊參謀長如果自己這一段遭遇深刻思索一下，自己爲什麼突然從美麗的江南坐上美國軍艦，沿途不斷的受美國人的氣，來到東北打內戰，只要自己敢於面向現實，不把自己作爲一個中國人的那一點血性泯滅了，認真想一想，這結論不必費很大的力氣，就可以找到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摘抄。

「確也是眞理」

——蔣軍七十四師郭炳功連長日記——

淮安地方武裝在殲滅蔣軍七十四師五十八旅一七二團二連時，檢獲該連連長郭炳功（重傷斃命）日記一本，茲摘錄於後：

七月六日

每次行軍中最可怕的就是本連逃兵，一不注意就逃了六七個，有一個晚上逃了十幾名。如何去防逃兵呢？唉！逃兵數目字是無法統計的，總之這是我帶兵以來的新經驗。

七月十日

（師承日寇戰術反對中國人民）

午後軍長下令練習「剿匪」戰術，據說要學習日本戰法，才能應付「奸匪」……

七月二十日

連分開駐防，但警戒要特別注意，聽說第五軍這次在天長西南馬家集前面，某營全部覆滅，營長副營長陣亡，這是血的教訓，慘痛！慘痛！

七月二十五日

海安東北賚家巷戰役之失敗……從主動變成被動，戰術失敗，丟槍被俘，這是戰鬥精神及戰鬥技術之差也，開始前進中，稍不注意，以致使營長負傷。

八月三日

本連副德長，劉明才陣亡，嗚呼！謝劉抗戰八年，原該退休，但却在內戰中死矣！傷心！痛心！偶感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實屬無謂犧牲，又有何益。

八月十四日

夜半大吐大瀉，類似霍亂，心頗慌張，病後無事，閱山東共方出版的渤海日報，內有「(問)：現在蔣管區衣食住行都是唯美派，這樣下去，中國人會不會變成美國人？(答)：……如此下去，連國家也有變成美國的可能。」確也是真理。

九月十日

(離鄉八年厭戰思家)

今日爲中秋節，月已團圓……憶此身離鄉八載，未同父母度過一個中秋，今年中秋本擬返里團圓，並擬舉行訂婚，現因『剿匪』而作戰，父母姊妹不知如何懷念，俯首默然，能不依依。

前途沒有希望

——蔣軍楊家悻營長的日記——

編者按：我軍於如皋自衛戰中繳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二十六旅七十八團一營營長楊家悻的日記（原四十九軍二十六師七十八團三營營長）該日記自一九四六年元旦獻詞起至七月十五止，特擇要發表如下：

元月二十一日

軍中士氣不旺盛，就我自己來說亦有這種思想，的確在今後半年之內是在擴大內戰，如繼續幹下去，前途沒有希望當然會喪志了。

二月五日

大公報的社論是『搶救教師』。內戰下教師生活不能維持，均紛紛改業，因此聯想到軍人的待遇問題，和前途的問題了，勝利的軍人不但沒有得到享受，而且連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社會上最優的就是士兵（按作者係以蔣家官的立場看蔣家士兵），他們只有義務，而無權利，流血流汗是活該，受寒受餓也是活該，我對士兵的逃亡是無法制止的。站在軍人的立場，我不能給那逃亡士兵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二月二十一日

晴 馬莊

二月×日接家信益感不安，況東北問題緊張，部隊是否北調不敢肯定。經濟方面計算起來，已×五十二萬元，（可能係『負債』二字）如果存款不到，即將因經濟而令人悲觀，因此想到『國家』對軍人前途的保障，實令人惶恐。況婚姻問題亦未解決，一旦部隊北調當作何感想。

三月七日

晴 戴家村

晨起無事，未外出。因為無事乃致家母一書，對軍人之灰心喪氣詳為敘述，尤盼家中來信。語中似有怨言，恐家中接讀後更覺余之個性大變矣。早飯後，與團長副團長談及前途問題均感灰心，其原因不外以下幾點。（一）待遇太薄，目前生活現狀都不能維持。（二）前途無保障，如師中之孟資橋已允為『嘉獎』，之後忽發令調任徐州任參謀，於斯給吾人以前車之鑑。（四）帶兵大感困難，上級官長不知體恤士兵。（五）前途沒有希望。（六）對任何任務之執行，上面不加考慮。

三月十三日

晴 戴家村

加薪問題改為四月一日起，但時期已到，却没有新消息，更使人懷疑不安，近日忙於報退休之公事，各單位紛紛請求退休，此現象確為國家兵役行政之紊亂，其中士兵入伍至現在達十餘年者，因見兵役不知終於何年何月，故請求退休者益增。

三月二十日

晴 戴家村

本日仍繼續雀牌戰，因徹夜不眠，每個人面色皆慘白如紙，不忍睹視，畢後互談軍人出路問題，人人苦悶，到十二時後才快快回營。

四月十四日

戴家村

團長宣佈奉軍長電話，將偽軍關錫玉部分撥各團，本團分撥兩個連並令保守其建制，換言之即本團須撥散兩個連，此事殊令人髮指，蓋上面之用意，恐被共軍所×（一字不明）收，故此手段，於此可見國民黨用心。排長大部皆備嚐抗戰八年之艱苦，而今反不如偽軍，能不令人灰心。

六月十五日

陰 白蒲

剛走至營門却發現一士兵窮兇極惡磨拳擦掌的打架的樣子，手槍兵張青山告訴我這些士兵是因爲賭博口角而竟打起來。

斷腸思家路遠遙

——蔣軍副連長萬開生的日記——

在王家車舖（德惠西南）消滅國民黨七十一軍直屬隊的戰鬪中，我們拾了一本日記。日記的封面寫着『萬開生』三個字，據俘虜兵的供稱，這是輜十二連的副連長。這日記的主人是已經戰死在戰場了呢？抑或三生有幸，被我解放過來了呢？記者則不得而知了。他好像是一個易於觸景生情的人，看吧，在這日記的頭一頁（十二月十日）就記載着：

雪。操課暫停。闲着無事，在馬路上徘徊，偶成詩句一首，請鈞座斧正之：

『白雪片片飛滿天 壯士（？）思家夜不眠 青山綠柳何去處 盡忠（？）流浪有誰憐』

在十二日的日記中，他『偶成』一首：

『十月將滿雪飄飄 斷腸思家路遠遙 實（借？）問歸宿何處有 干戈遍野馬嘯嘯』

他似乎是很愛寫詩的，雖說他的詩（？）寫得實在不高明，他還能藉此來發洩他的情感。在全部的日記中，充分的表達了他的思家，厭戰，以及在國民黨軍隊中人情的冷酷。當然，他還寫得很曖昧，如果他有寫日記的自由，他的日記不必上交上級檢查的話，他也許會寫得明白些，詳細些。許多天他在日記上都只寫着：『照常操作』，『無事可記』，『我有朋友邀約，打了八圈麻將』等等，甚至有幾

天索性一個字也不寫，這固然足以說明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鬆懈與無聊，另一方面，他實在有難言之隱的；他在今年一月二日的日記中寫着：

『今晨七點鐘起床，每個弟兄的口頭裏都說出這樣的話：我今年在外邊度過幾個年度了。他……你……我呢……？』

這位『思家夜不眠』，『斷腸思家路遠遙』的『流浪』人，在這『去舊迎新』的新年佳節，一定會『每逢佳節倍思親』，感觸萬分，更容易引起他的傷感的了；然而，他却寫了許許多多的『……』，因為，除了這，他還敢於說什麼呢？他不是一個傻瓜，他知道有人會『斧正』他的。這被他尊稱為『鈞座』，請他『斧正』的人（從圖章的字辨出，他的名字叫蘇樹模），也許不明白他這種苦衷，於是在他的日記上面批着：『太簡略了。』或許記日記只是一種『例行公事』，所以叫他『未記載之日』，應補記之。今後希按日記載。』

如果說，在平時，這日記的主人還只感到個人的孤單，時常『斷腸思家』『夜不眠』，那麼在他有病的日子，他是深深感覺人情的冷酷了。什麼友愛、溫暖，在國民黨軍隊中，他是永遠也嚐不到的。看看他的日記吧：

一月廿八日：『人病在床上，什麼都完了，記什麼日記？又有什麼可以供我這病人來記載的呢？哈！哈！算了吧！』

廿九日：『病不但不好一點，而且又加了一層吐痰，全身都痛了。精神更不用說，唉！流浪的人兒，舉目無親，確實是難受，難過！』

三十一日：『有病的人，確實是傷腦筋，尤其是流浪無親的異鄉人，沒有一個愛你的，有情的人

來安慰的話，確是難想得開懷的。唉！」

不知怎的，這日記本寫到這裏就結束了，是像他在三十日所寫的那樣：『有病，沒有什麼可記』呢，或有其他原因，記者就不知道了。總之，他並沒有如他的『鈞座』們批示的，『按日記載』那樣做去。不過他却把這日記本在三月底帶到了王家車舖，而且送到我們手裏了。就讓他在這裏保存着吧！不管他寫得怎樣曖昧，總還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的心情有某些說明的。

蔣記新一軍的腐敗內幕

在城子街戰鬪中繳獲之洪淦棠的厚冊日記中，透露了新一軍的腐敗內幕。洪淦棠是新一軍三十師師部參謀處參謀（據放下武器之三十師八十九團團長會祺說，洪已升任牒報隊隊長），廣東寶安人，在此次戰役中替蔣介石作了無謂犧牲。日記是從去年一月一日當新一軍駐防廣州他「衣錦還鄉」時寫起的，至今年一月三十日於吉林止。因他的周圍腐敗黑暗的現實，遠於極點，而不能不在筆下流露出來。下面抄錄幾段：

「八月二十一日：今午赴劇場看戲，前排坐着一羣冶容貴婦，幾個貪婪的地方官，大談大笑，旁若無人，醜態使人刺激。近來對環境之惡濁空氣，營私偷賣公物，互相爲利的惡劣行爲，使人憤慨。一個人事科，竟吃空額二百名。士兵可以數月不發餉，六月餉八月才發，七月餉遙遙無期，你叫那些守紀律不敢踰閒的弟兄們怎樣過活啊！（按：所以到處搶，到處奪）軍需處不負責，聽說是透支過多，手續不清，人事科可以虛報二百空名，這些無人招領的薪金，自然是落在強有力人的手裏，怎不令人痛心？又難怪共產黨對我們的抨擊，事實如此！……」

「四月五日，師部不發餉，士兵生活殊多影響，負責經濟部門者，究竟拿這些錢作些什麼？他們大概又拿到銀行生息去了。唉！腐化的行爲，使人慨嘆！讀袁崇煥致明崇貞皇帝奏摺：「朝廷不發餉，軍心離散，不堪則譁變……」語痛心創！……本師要繼續不加整頓，長此以往，余不覺爲之慨嘆！」

「九月二日：最激人憤怒的，是當前環境，這次同車來幾位部隊長，走運私鹽，他們都腸肥腦滿，腰纏數十萬，大可面團團作富家翁，却不知新一軍的榮譽（？）却因此消逝矣。如此軍隊，如此人！」

「四月二十一日：「口」（按爲日女之名）來到此地，服侍確實週到，日本人確爲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討個日本人作姨太太，也顯得舒服，近來同僚，也常有這個動念。……准不准由他，好自爲之，枯燥的軍人生活，轉變了一妻主義的觀念。」

「八月六日：白參謀連日爲同事作婚姻媒介，十分努力……若新一軍多駐些時間，海城女人將去過半，人去樓空，海城父老有知，能不引爲憂慮！」

「七月十日：晚飯余清荃與耀邦兄作東，送鄧返里。飲後偕至亞洲飯店，鄧要找女郎渡夜。余也相陪，余乃第一次接近神女，陪余之女爲范麗娟，長沙桃花江產，高大而美，室中愁說，受新一軍少校軍需艾思倫之騙，遺棄並毆傷，因生活所迫而出賣靈魂……」

在繳獲之另一本日記中——八十七師師部警衛營營長——也記載着八十七師的腐敗墮落情形。如：「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至司令部舉行國父紀念週，未隨部前往，被師座申斥：「一、部隊日益腐化。二、幹部不振作，只知討老婆。三、士兵紀律不良。……」

蔣軍遺屍上的家信

華山

我軍掩埋其塔木蔣軍遺屍時，蒐集到好些家信。

染滿水痕，信皮揉損，貼着『航空』印簽，從遼遠的南方轉輾東北，竟能落到親人手中，在他們懷裏沾上汗漬——從這些珍貴的家信中，我又一次看到了自誇爲『天下第一軍之鐵拳』的『無敵』的一三團，牠的士兵都是被驅送到內戰前線的善良人民，他們被蔣家匪幫趕到東北人民的松花江畔，終於撤下了張着餓嘴的家人，懷着無以伸訴的悲恨死去了。

其中最悚目驚心的，是『天府之國』的四川來信，竟寫着『十室十空』，『六糧不收』。收信人劉繼威已經屍體模糊，只能判斷出是班排長模樣的人了，而他的父、母、妻、兒在信中所顯露的焦灼音容，依然清晰可見。發信地址寫着『四川渠縣三匯鎮王爺廟新橋』，從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到八月十七日，接連給劉繼威來了四封航空掛號信。第一封是『胞兄劉慶珍』寫的，信上說：『我們瀝市物價，穀子每石二萬元，白米一斤五百元，布疋一個一萬二千元，猪肉斤價三百，河鹽一斤三百五十……』把物價寫完以後，便叫他『請平安假返家看望雙親與兒，以免牽念。』信中還能找些閒言，勉強叫他『不要掛念』。過了一個多月，他的『父母手書』，却劈頭就說：

『近來咱處，連年遭荒旱之災，人餓死大半，外逃者不計其數，實難過活。民間十室十空，人之所食，樹葉青苗糠等，實如牲畜。你想咱居家數口，無人照管，你哥有腰疾，不能求取生活，你想咱

家難也不難！我兒見信後，即速返里，否則咱父子就不能見面了。」寫完這最後的一句話，又補筆加上「千萬千萬，爲想爲盼！」字蹟顫抖，不忍再讀。

同一天來的，還有他的兒子蘭坤和桂臣「叩稟」的信，草草六行字，除了遙祝「飲食如常，諸事順遂」，便是「俺母子在家受苦，饑餓在家，盼望你早早返里，照管家中，以免我祖父母操心爲盼！」

最後一封家信，是他妻子「劉鄭氏」寫的，「航空掛號」底下，還特別註上「加快」兩個字。信中說：「自夫去後，不覺數載，誰知天降荒年，六糧不收，又加公款，日日督催，口無所食，手無餘錢，無奈地賣九畝，器具無數，苦難之處，一言難盡……」這一家老弱六口，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乞求上官，准假返里」，如同其他蔣軍士兵的家書一樣。但是以人民的血作賭注的蔣家「上官」，却把他們的命葬送了，連屍首也扔下不管。

但是解放區的人民要管的！人民不能讓這個被丟棄的四川人，含着悲恨曝屍異鄉，不能讓這些血淚寫成的家書，被蔣介石悄悄埋在北國的冰雪裏！

「猛省回頭，放下武器！」這正是人民的正義召喚。

松花江畔的南國情書

華山

這一束纏綿悱惻的蔣軍情書，通過一個毫不自覺的南國女兒的筆，敘述年餘以來蔣管區人民情緒的變化，由這裏，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怎樣的喪失人心。

——編者

一月七日，正是凍裂石白的「三九」寒冬。吉林九台到其塔木的道上，松花江西岸一個叫作張麻子溝的小屯子，「新一軍之鐵拳」一一三團遭到了沒頂的殲滅。民主聯軍打掃戰場時，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發現一隻被遺棄的灰黃色掛包，裏面裝着中尉排長李敦進在PRAMGAK美國陸軍訓練中心受訓的畢業證書，幾張美國武裝打扮的中國少女照片，和一束從遙遠的廣州寄來的情書。

少女的情書裏署名「劉玫」，是廣州市一個中等學校的學生，信裏常常說她自己愛樸素，好自然，厭惡江南的「草長鶯飛」和「滿城飛絮」，喜歡勇敢、粗魯、冒險的性格，崇拜「英雄式的人生」。這一束毛筆字跡挺秀，語意纏綿的長信，顯露出他乃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南國女兒。

他信是回憶着他們「幸運的相識」，重溫着「短促而甜蜜的」越秀山之戀。這位中尉排長李敦進是個湖南武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在美國軍訓畢業後，即隨新一軍參加印緬之戰，前年隨軍回到廣州，正是抗戰勝利不久的時候，這位身穿美國軍裝的糾糾武人，帶着「第一次與盟軍併肩作戰的榮譽」歸來，在偶然的認識中立刻成爲這位廣東少女所衷心嚮往的人物。停戰協定公佈，新一軍却在叫囂一時的「蘇聯佔東北」的無恥煙幕下，開到東北開闢內戰戰場，這位熱情愛國，徒具滿腔熱血的單純少

女，當時也眩惑於『接收主權』的美麗詞句，把這位拿美國武器屠殺東北人民的青年排長，看成爲『國防最前線的愛國英雄』了。他在情書裏稱他爲『我最崇敬之女』，讚美他『具有勇敢、粗魯、冒險的湖南典型性格』，鼓勵他『創造英雄的人生』；倩綠衣人寄語遼遠的北國，將珠江的深情帶給冰天雪地裏的英雄戰士；……——這位狂熱的未婚女郎，以致於自比爲古戀詩裏的『閨中少婦』把最後一句改成『寧教夫婿覓封侯』。她完全沉溺於瘋狂的崇拜中，把他變成一個英雄的偶像。

大概李敦進給她的回信，曾經談及東北所見的實情，竟和在報章常見的『蘇軍長踞東北』，『蘇軍破壞和平』云云完全相反，她特別在一封航空信裏向她要求：『極盼望着你的動態！報章裏所載都不真實，我不滿意，就是粵中一般人，都不喜歡它了！』那正是東北內戰大打之後，蔣介石又在關裏煽動起戰火。儘管反動派大肆造謠『蘇軍拒絕和談』，『出賣祖國』，她再沒勇氣用『寧教夫婿覓封侯』之類的豪語，鼓勵戀人投入內戰火坑了。

這位還在學校念書的少女，來信中開始出現『神思不定』，『心神不安』等等字句，好幾封信這樣寫着：『或許這封信永遠不會落到它的主人手中』，『或許正在我寫着信的時候，曾經溫暖過我的熱血，已經滲透這殘夜的荒原了。』

前幾封信，她還幸運着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是找到了一個『創造英雄的人生』的情侶，現在這夢想却越來越使她『神思不定』，她開始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蔣介石用以重整兵力，準備大打的『和談』煙幕裏。去年七月，蔣介石已經公開宣佈要進攻承德和張家口，這個可憐的少女，却還在焦灼中熱情的期待着。『八月二十六日』的談判（恰恰這天蔣軍開始由平泉進攻承德），以爲會有一個什麼突然出現的『和平』，把她從毀滅的預感中解救出來。八月二十四日的來信，她敘述自己在『八

「一五」紀念日的心情說：『那天我在街上走，兩旁的店舖都高高地整齊地豎起那一律大小之國旗，從那青天白日滿地紅中，我彷彿看見壯士們的血，除引起我的興奮之外，也使我感到不安。我希望本月二十六日宣佈中共談判結果，能够妥協，不然，一場惡戰又要繼續擴大了。』八月二十六日」是嚴重的關頭啊！』

『八月二十六日』並沒有帶來和平。她忍不住把內戰帶給她家的慘劇，告訴遠在東北內戰前線的戀人：

「今天已是八月二十九日了，仍未得到和平之消息。我們的家境，也就再次轉變了。原因是一個南京之空軍來通知我們：我底叔叔於七月二十一日劉共黨身死。這兇惡的消息現在還不敢向叔叔（按即『叔叔的母親』）說出，她是很可憐的，兩個較大的兒子都當空軍去。次子從民國三十二年，至今未有消息，死活不知。另一個就是現在所說的，十五歲離家從軍，苦戰八年，再投考留美空軍。回國三四個月，現在又犧牲了。想我的先叔父在世的話，不知痛苦到怎樣地步。叔叔們少年就離開老父，從不能再會父母就此去了。目前最可憐的，還是叔叔，他已是一個寡婦，身旁有十餘歲的小兒和不满十歲的女兒，平日寄錢回家養育他們的哥哥，又捨他們而去了。此後的情形，實是令人擔憂。可憐未知消息的叔叔，還終天跪在神前叩頭念佛。這情景，只有使旁觀者的我們，更加上一重悲傷！

『叔叔們的悲局使我全家心痛下淚，未來的時日，就應該我們來處理了。每人都只看見前途茫茫一片。我的五位姑姐（叔叔的親姐姐）更是怨命怨時，另一面又是恐懼，因為他們的兒子也有一半從軍去了的。抗戰成功之後，就有一位會派往上海接收，是新六軍砲兵連連長，現在又接命令要出差了。爲父母的提心吊膽，我的伯娘憤憤的說：『我若有兒子，死也不讓他從軍去的！』學友，你對於

這個「文盲」之女人所說的話，有何感想？

「這兩天來，神思不定，胸中像塞上石塊，沒有地方呼吸似的，難過得可怕，無論如何拋不開一點擔憂。本來仍在童年的我，也不免自苦……」

最後的一封信，她在深秋的夜半寫了滿滿四頁。曾經自比爲「閨中少婦」的戀人，又爲初戀的回憶糾纏得無以自拔了：「我回憶昨午之明天（十一月十二日），我們就坐在紀念堂前的檢閱台之後，你還問我爲什麼今天紀念堂佈置得這麼宏麗。朋友！我每次往越秀山之運動場時，我都曾留戀一下我們共同踏過的地方，然後暗暗地祝福您，學友！就相信從現在『停火令』（停戰令）下來，友若能退軍的話，還回到你念念不忘之家鄉。我們之會面，恐怕是荒唐之妄想啦！天涯海角，何處相叙？」

這封信寫於十一月十一日，那時蔣介石已攻佔人民的張家口，公然表示全面破裂的決心了，關內關外也都大打起來。而這位可憐的少女，還在深閨惡夢中等待着蔣介石的『和平』給她帶來幸福。也許到了現在，當這束情書被遺棄在松花江畔雪裏時，她還幻想着這個以人民的血爲內戰賭注的獨裁頭子，會讓她的戀人從內戰前線『退任還鄉』呢！讀完這束情書，我不禁替這個被蒙在『和談』騙局裏的少女難過起來，我很願意告訴她幾句話：

從這隻掛包遺落的地方判斷，中尉李敦進已經脫出戰鬥最猛烈的火力地帶了。除非他是一個堅決反對人民死硬的傢伙，到這時候還拒絕向人民解放軍放下武器，他不會在逃出之後戰死。單獨漏網也絕少可能。這次乾脆、乾淨的殲滅戰，在白天地兩個多鐘頭內全部解決，押送俘虜和打掃戰場等，一切都在預定的袋形包圍圈裏順利進行。萬一他竟能躲過搜索，回到新一軍去，那倒是一件可悲的事，他很可能又一次被驅上內戰戰場，又一次把南國情書扔在東北人民的土地上，——那時他的結局又將費

一番猜測了。最大的可能他已放下武器，安全地到了解放區的後方。因爲他的掛包的帶子還是好好的，他大概深受法西斯的欺騙教育，不相信人民軍隊會優待被俘虜的蔣軍軍官，因而在決心當俘虜之前，把足以暴露自己職位的東西扔掉。——無論如何，只要他放下了武器，劉致女士，就用不着爲他的安全擔憂，他會和一年來被俘的三十餘萬蔣軍一樣，終於脫出了內戰砲灰的悲慘命運，而在越秀山重逢也不再是荒唐的妄想了。

二月一日於松花江畔

帶血的家書

周潔夫

下面摘載的家書，是我軍最近在戰場上，在敵人兵營中偶然搜拾到的。收信人或許已經作了無謂犧牲，但從一比五的總俘比例這個數字上看，他們有更大可能已經得到解放，甚或轉入人民的陣營，重新拿起武器，向摧殘他們家庭的反動暴力作戰。因為他們的家庭遭受了如此慘酷之際遇，只要他們活着而且弄清誰是兇手，定會要求清算這筆血賬的。

這裏是三封寫給名叫樹榮的信，來自三處不同的親屬。第一封是他親哥哥寫的：

「樹榮胞弟：

……現在兄之家庭情況，甚屬困難，此間生活很高各樣物價高漲百倍，難以度日。弟接信後念在同胞手足，可設法匯洋數萬元。在你當兵時期，法春已餓死！望弟設法援助。

兄·紹臣

再看第二封。

「樹榮弟：

我自從與你分別，這幾年完全不知你的音信。現在本縣生活很高，各樣物價陡漲，家中兵役急如烈火。現麼叔已經失家兩年多了。兄弟死了幾年。……

姊夫楊興法

第三封便是『失家兩年多』的『麼叔』的親筆信了。

『樹榮侄鑒：

……近年家間事體，不堪爲問。爲叔的命運大爲不佳。你孀母前年已去世了。小官官業已短命了。我的本錢全虧盡，又過去幾我處大荒。地方人多半無衣穿，我個人都是找一天，吃一天。你母親近來身體還好，不過隨時爲你憂念掛心。她現在仍在母雞山住，有時閒到鳳山來一踏，都是流淚眼觀流淚眼。……

叔氏李艱臣

算一算看！光是死去的人就有四個。樹榮的胞兄的孩子法春，寫得明明白白，是『餓死』的！他姊夫楊興法的兄弟沒有寫明死因，但很難說和『家中兵役急如烈火』沒有關係。他的孀母是前年去世的，正是他麼叔失家那年或後一年，未始不是因憂鬱焦愁而死。至於小官官——大概是他麼叔的孩子——，如果不是處在『地方人多半無衣穿，我個人都是找一天，吃一天』的境地，恐怕也不致『短命』。

從他的姊夫楊興法的信上還看不出有家破的徵象，此外，他的胞兄（看情形兄弟倆已經分了家）已到了『難以度日』和『餓死』人的境地；他的麼叔兩年半前就『失了家』。至少三家親屬中有兩家經受着家破人亡的苦況。而樹榮自己的家呢？從『流淚眼觀流淚眼』這句慘痛的話看來，家敗人散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家破人亡的原因何在呢？真的如他相信宿命論的麼叔所寫的『命運大爲不佳』嗎？這從謝盛基寫給他的兒子伯助的三封信上能够得到真正的解答——雖然僅是部份的解答。

『伯助吾兒知悉：本鄉天年乾旱，百物高漲，近日略得透雨，始將花生秧苗種下。兼之土匪甚多，政府正在清剿。至於保長一職，昨年六月裏政府命令全縣另行舉換，本保民衆當舉謝三老爺華南，謝崇灼二人爲保長。殊謝南海謝邦文二人現在還未交代，何則喃？因南海將槍弄掉了三支，所事華南與崇灼不接，現在還是南海邦文二人在當。他們於昨年冬月成立了一個什麼兵役協會，本保共籌了三十多萬元之本，其本未收，每月一千元收四百元利，遇政府要壯丁立時就將此次公款拿去買了。而壯丁身價十萬八萬不等，出款人之基本洋也多少不等，硬是黑起良心寫就是。當時就給我們家裏寫了四千元壯丁基本金。……』

『……現在天乾，沒有下雨。現在本處已在清鄉剿匪，我們該付款四千多元。』
外批：現在小兒最好請假回家一次。』

『告訴』

吾兒伯助知悉：……去歲家中又出了四千元壯丁費，每月又給洋一千六百元之譜。保長言說你是自己去當兵，該出錢，一無證明書，二無像片證章，他們說不實在。吾兒！家中很無可奈何！小兒在前方千急懇求上官，千急將證明書件完全帶回，向鄉公所登記……』
它們具體地揭露了蔣政府對人民的橫徵暴斂。

看吧：『當時就給我們家裏寫了四千元壯丁基本金×』，『清鄉剿匪，我們該付款四千多元。』
『去歲家中又出了四千元之壯丁款，每月又給洋一千六百元之譜。』兩次壯丁款可能是一次，但既然第三封信中有個『又』字，就足以證明出『壯丁款』或『壯丁基本金』決不止一次了。而且出壯丁款並不是一次就完，而是無限期的每個月都要付出利息——『一千元收四百元利』。謝盛基既然『給』

寫了四千元。就得每個月『給洋一千六百元』了。這是多大的負擔！至於清鄉剿匪費，同樣是無止境的負擔，這從信裏的語氣就看得明明白白。『本處已在清鄉剿匪』，因此『我們該付款四千多元。』下次又來清鄉剿匪了呢？那麼還是該付款，所不同的是由於物價迅速高漲，下一次該付的款數目更大而已。這下一次，再下一次定會接踵而來，因為信上所指的『匪』，實際上就是被生活迫得無路可走的老百姓。他們付不出源源而來的名目繁多的捐稅，他們不能忍受家破人亡的慘境，因而他們毅然從壓迫者手裏奪過武器，舉起抗暴的旗幟，和統治者作堅決的鬭爭。只要蔣政府更多的榨取老百姓（這是無可避免的），武裝起義的老百姓就越多，加在馴良的老百姓頭上的清剿費也就越加頻繁越加沉重！

在最後一封信中，謝老先生要他的兒子『千急懇求上官，千急將證明書件完全帶回，向鄉公所登記。』上官會不會答應是一個問題，就是真的能把證明書件帶回，也是頂不了事的。這，看一看龐陳氏寫給她的丈夫龐明烈的兩封信就能推想得到。

『龐明烈夫君鑒：

茲於古曆三月二十二接得來函，內云各情均已知悉，所寄回之證明書妻已向鄉保申請登記，但我達縣縣長之規定，每年只領得優待穀新市斗一石，較前老斗只有三斗之譜。

妻陳氏寄

『夫君龐明烈鑒：

……所寄之證明書二件妻已收執。每年所領優待，達縣縣長並未依照條例發給，一年祇領得新市斗黃穀一石，較前老斗祇有三斗之譜。雖然有安家費一項，名目雖有，而其實一元未能領

到。……

妻龐陳氏

這兩封信說明了蔣政府對軍屬的優待打了極大的折扣。雖然不會提到有了證明書可以不出壯丁費和清剿費，然而堂堂縣長既然對規定的優待費大打折扣，就很難要求保甲長不打更大的折扣了。說起來，所謂證明書也不過是徒具形式的一紙廢書而已。在蔣介石決心堅持內戰，在各地大批徵拉壯丁的現在，蔣管區的廣大農村，幾乎家家都有壯丁被抽去拉去當兵，如果執有證明書的軍屬真的都能免去壯丁費，清剿費，……蔣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要減去極大的一筆！何況蔣介石的好聽的決議和規定僅是爲了粉飾門面從不兌現，聰明的縣長和保甲長已經摸透了他的心思，而樸質的老百姓未免太老實了。龐陳氏還有一封淒厲慘絕的信：

『明烈良人安履：

前後迄今，邇遂三易有餘，思之夢魂一日爲三秋之感。家中堂上雙親已先後逝世，家庭田上耕種無人。瑞烈現已跟住大嫂，田土也由伊掌管。發烈已自謀生活，依靠無着。陳宗華已染病死，父親也染病死，內外皆無人照扶維持，生活爲難。現在妻在家實無辦法，你的兒子最小，你的女兒最細，妻在家難以扭扯，金錢很是困難，孩子實難教養，故特來函，望良人火速告假返里，是盼，千急千急！

愚妻龐陳氏

這情景要是把它畫出來，可以題名爲『四分五裂圖』。龐陳氏的最後希望一定是落了空的，正像謝成基在第二封信上外批中的要求不能成爲現實一樣。因爲根據東北蔣軍頭子杜聿明的暗中規定，關

內的蔣軍士兵一律不許請假。這裏有一份留書便是很好的證明：

『竊兵楊明遠報告』

不爲別事，離家入營，親母妻子死去，家事無人經營，所以回家清理家務。有心請假，管保不准，萬般無奈不辭而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楊明遠筆』

事情十分明顯，除非像楊明遠那樣的『不辭而別』，即使有心請假十次，管保還你一個不准。

蔣介石在他的統治區域內，在怎樣榨取、蹂躪和殺戮人民，這九封家書給了深刻無情的揭露。現在蔣管區人民已經被迫掀起了反饑餓的怒濤，它將越來越高漲，配合着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最後沖毀殺人犯的獨裁寶座！

腸斷江南一紙書

陸 霽

在五連剛剛拿下的一座大礮堡裏，我找到一本偵探小說『白衣怪』，隨便翻了一下，裏邊却夾着用紅格子紙寫得軟軟綿綿的毛筆字一封信。展開來看上面寫着：

瑞青吾兒：

六月四日手書，值六月廿六日始收到，看兒信後，知兒在軍四年有餘，由上海轉開吉林，遠征異地，我心實難安矣！今幸兒平安，我心又安矣！汝自離家救國後，我之困難已達極點，地方照辦村重，汝兄勵元於卅一年亡過，汝叔年邁，何能勞苦耕作？留我蒼頭白髮，焉能維持家中生活？汝嫂生一男孩，年方四歲，玲瓏乖巧，也是祖宗蔭德，而有後嗣。汝嫂終日勞碌，甘苦共嚐。四年來家中苦狀：常食野菜充饑，破縷爲衣，終歲饑寒交迫，四口之家，作何計較！兒若不早思歸計，良心何在？兒遠征異地，長官若不允歸家，可將我信呈長官核假，得給旅費薪餉，來時可由上海乘船至九江，由九江返家，不過三百路程。

兒是救國軍人，日寇降服，自應請求救家！時值暑氣逼人，希兒保重身體爲要！餘不多囑。草此！

平安

劉母手諭 五月廿六日夜

看樣子，信收到並沒有多久，但上面却盡是手搨的摺縐，信紙上橫三豎四亂七八糟地用鉛筆寫着：『母親，母親，慈愛的母親！』『戰爭，戰爭，殘酷的戰爭！』差不多全信紙已被這兩句話寫滿，把『白地』變成灰色了。由此看來，收信者看信後的心情該是很悲寂，披亂，痛楚，而又是很憤恨，厭惡的吧？也或許因為這樣的心情，當時把信紙搨做一團，而又沒有勇氣捨得撕掉，第二次展開，才夾進書本裏的。

五連曾經在這個大礮堡裏俘虜了五十多個敵人，但也打死十幾個。究竟收信者是被俘虜了呢？還是在戰場上作了無謂的犧牲？我疑問着。他那江南的蒼老的母親正在度着『野菜充饑，破縷爲衣，終歲饑寒交迫』的生活，而且終年受着『地方照辦村重』的壓迫呢！

『兒是救國軍人，日寇降服，自應請求救家。』然而他却被送到進攻人民的戰場上來了。

我努力的想解決我的疑問，也想找此人談談，我極願他不至作無謂犧牲而被解放成爲事實。於是就跑到團部問：『五連捉的俘虜在那裏，有沒有一個名叫『瑞青』的？』『誰知道，已經送到後方去了。』這是所得到的答覆。

大礮堡周圍躺着十幾具死屍，我一個個的仔細瞅了一下，自然無從知道其中有沒有一『瑞青』這個人。但却想：這些人在進攻人民的戰場上，作了無謂的犧牲，而他們的家庭却過着饑寒交迫的生活，被橫征暴斂的壓迫着。內戰的發動者，將來該如何受人民的審判呢？每每這樣想時，便愈增加自己對敵人的仇恨，對戰鬥的勇氣！

「憑君寄語報平安」

在陝北瓦窯堡以南的羊馬河戰鬪中，胡軍十五師一三五旅遭到殲滅性打擊後，記者從大堆戰利品中找到一批書信，其中有一束被保存得完整無損，說明他的主人曾經是萬分珍惜。記者順手打開來，發現第一封信的背面寫着「憑君寄語報平安」，但是抽出信箋來一看，內容却是滿紙悽苦一字一淚，不忍卒讀。收信人楊華久是該旅的譯電員，發信人是他的妻子陳顯瑜。信是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從重慶寄發的，闢頭就說：「華兒：五娃前日死了，我心裏真難受，他在病中連藥都沒有吃過一付，叫你做父親的思想，您怎對得起你的孩子……」接着寫道：「您念在夫妻情面上，看在孩子身上，多少寄點錢回來，把我救出此難關吧……」這位窘困的譯電員，大概是無可奈何的寫了一封束手無策的回信，接着他的兒子裔康和女兒裔寧激憤地寄來了第二封信，向這位可憐的父親提出無情的抗議，裔康的信說：「收到你的信，沒有說錢的事，你不要我們了嗎？我們怎麼長得大？五弟死了，媽媽天天哭……」裔寧的信直截了當地說：「又快過年了，希望父親快寄錢來！」窮迫的譯電員讀這封信時，心如刀割的痛苦之情是不難想像的，於是他只得向妹妹頌濤和弟弟九峯告貸求救，然而頌濤從漢口寄來的信第一句就是：「兄信借錢之事，未達兄之目的，妹心難過極了！」接着她反而詢問起她丈夫的行踪：「望修離漢至今未得一信，不知現住何方，望兄代為打聽，囑其速寄款回家。」至於九峯的回信除了哀訴自己借了二百萬圓重債外，竟以自己在絕望中處理家庭的「辦法」，勸說其兄，「希望你把家中忘

去！』至此楊華久是由於他疲於行軍奔命呢，還是接受了九峯的建議，忍痛暫時拋開家庭，和他的家庭失却了聯系。但無論如何，不管楊華久還活着，或是無謂地死於內戰戰場了，這幕即將爆發的家庭悲劇，是誰都能預料得到的。而蔣軍官兵爲了瞞過蔣介石特務檢查，而抑壓在『憑君寄語報平安』的字樣下的滿腔怨恨的血淚呻吟，是不能壓抑到幾時了。



怨悔、覺醒、控訴

1947年10月初版 佳.5000.

定價：4 3 0元